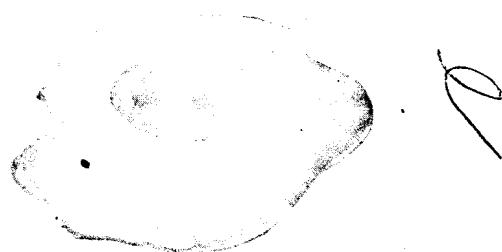


蕉風月刊 359



本期要目 蕉風人物：黃孟文 森珍（中篇小說） 83年巴生美展

HAO FOON * KDN 0116/83 * ISSN 0126-6698

\$ 1.50 senaskah

巴生藝術協會

83年巴生美展



譚紹賢

水彩·喜瑪拉亞山下

陳幹逸

水彩·觀音廟



目錄・目錄

一九八三年三月／四月號

Printed 4/10/83 版。三五九期

封面：舌唇——龍田詩

黃孟文訪問記（蕉風人物）
城之絕唱（詩）
戀（詩）
郁達夫與一位奧地利朋友（論述）
獵山豬（翻譯小說）
留得殘荷聽雨聲（散文）
吳韋材的作品（雜文）
間諜故事（翻譯小說）
上山去（散文）
心情（詩）
直叫人生死相隨（散文）
森珍（中篇小說）

李宗舜 • 2
楊川 • 7
方昂 • 7
金承藝 • 8
溫威 • 14
辛棄武 • 17
吳韋材 • 18
陳欣 • 20
黃學海 • 26
周清嘯 • 28
曠極洲 • 29
漠北羊 • 31

頁 49. — 64 為美術版

蕉風

月刊

（創刊於一九五五年）

Bulanan Chao Foon .. Chao Foon Monthly

KDN 0116/83 · ISSN 0126-6698

定價：每冊馬幣一元五角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白立／梅淑貞／葉一思

美術編輯：朱培輝

長期訂閱：

半年六期馬幣八元正。
一年十二期馬幣十五元正。
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汶萊訂
戶免付郵費。其他地區訂戶
郵費另計)。

郵購處：

Union Cultural Organization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星馬華文文學

縱橫談

黃孟文博士訪問記



李宗舜特訪

黃孟文簡介

黃孟文，客籍人，一九三七年出
生於毗叻金寶，現為新加坡公民。南
大中文系畢業後，進入新大攻讀，考
取文學碩士榮銜，後來獲獎學金前往
美國華盛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學成
歸來，先後在政府各行政部門服務。
現為新加坡史淡福學院行政董事。

黃氏以孟毅為筆名，擅長小說創作，已出版二本小說集：「再見惠蘭的時
候」和「我要活下去」。在推動文運方面，一向不遺餘力，歷任新加坡寫作人協
會會長。一九八一年榮獲「東南亞寫作獎」，名聲大噪。

蕉風：請問你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對文學產生愛好的？

黃：我出生在馬來西亞，唸中學時，便已打下了文學上的基礎。小學及初中在彭亨受教育，高中畢業於檳城韓江中學。從小我對文學就有着相當愛好，偶爾投稿至各地刊物發表，初期都是些習作性質的文章，並不成熟。後來到南大唸書，涉獵的都是文學的書籍，於是對於寫作就更加熱忱。一九五九年南大中文協會主辦徵文比賽，我寫了一篇『柳岸花明』的小說參加比賽，結果獲得第三名，這次獲獎增強我對文學的摯愛。

蕉風：當時影響你最深的作家有那些？

黃：中國五四以來的一些重要作家如魯迅、茅盾、老舍；蘇俄的屠格涅夫、高爾基、契可夫；法國的佐拉、莫泊桑、巴爾什喀等等的作品我都相當喜歡，當時也不知為甚麼自己那麼偏愛小說，其後在唸研究所時寫的大部份以小說為主，我想環境的關係多少帶給我和小說不可分隔的因緣。

蕉風：有沒有特別偏好某一位作家的作品？

黃：倒沒有特別偏愛哪一位。我認為他們有自己的優點，同時我所研究的都是中國小說，對於『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這幾部偉大的古典小說相當入迷。尤其『紅樓夢』，在內容和形式以及技巧上都可稱一流，我是受古典文學的影響而從事創作的。

蕉風：起步的階段有沒有和一班朋友一齊研究？或者一齊創作？

黃：在彭亨唸初中的時候，是出於個人的喜好，我記得我還投稿去檳城出版的一份雜誌上，也得過獎，不過那段時期都是自己摸索探討，也有幾位華文老師在我的寫作上提供他們的意見。到了檳城之後，認識了一些文友、老師，常在一起切磋研討，見聞視野比以前擴大。高中畢業後進入南大，當時那兒的寫作風氣很盛，心影、梁宋墨先生等人編的『文風』的確鼓勵了我，讓我受益匪淺。

大學畢業後我從事教育工作，有較多空暇，便完成了幾篇短篇小說，現收集在第一本小說集『再見惠蘭的時候』。後來又出版第二部小說『我要活下去』，同時也寫了一本研究宋代白話小說的論著。等到我得了獎學金進入新大，完成學位去政府機關工作，輾轉幾年又獲得獎學金去美國深造，然而在我未去美國前，我便和新加坡一些老作家如苗秀等人成立了「新加坡作家協會」，我任職秘書，成立作協幾個月後便往美國讀書。在新的環境中，同時在學術上也是一種新的挑戰，在三年內要唸滿一百個學分，必須修讀中、英文以外的兩種語文——法、日文，一時相當吃重，便把創作的熱忱擱至一邊，作更多的研究工作；因此重點轉移至對中國小說的研究上。一九七五年我得了博士學位歸來後，和一群朋友，包括和過去作家協會的人閒聊起，發現自一九七〇年作協成立以來都沒有任何活動，原因大概有二，第一是入會的標準太高，太過於嚴苛，致使有許多人不能參加，另外一點是，當時的老作家都相當忙碌，無法獻身於文藝活動的工作，那年代文藝風氣不盛，人們反應冷淡，無法引起文藝工作者的熱忱。那個時期，我感到文學是陷於低潮狀態，碰巧一些英文作家找我談起，有意成立英文作家協會，名稱也叫「新加坡作家協會」，他們想與我們合併，但我們卻考慮到，雖合併有好處，但彼此一個以中文為媒介，一個卻是以英文為表達，性質不同，總會有一些出入。當時我認為：若我們放棄作協，幾年的努力就白費，英文作家協會將取而代之，是相當可惜的一件事。我有感於文藝風氣的低落，一些老作家也擱筆不寫了，覺得有責任出來做一點事。

新加坡當時是在獨立初期階段，政府着重在工、商方面發展，一九七五年後（經過十年的努力），有了一些成就，在文學上，我認為也應該有一番作為，再者，我自己本身在學術上也經過一段旅程，時間上也允許我再出來搞文藝活動，於是聯合一班朋友，便把原本的「作家協會」改成「寫作人協會」，以前因入會標準太高，許多年輕朋友望門興嘆，另外，「作家協會」四個字有點嚇人，年輕朋友大都認為自己不是作家，而一些作家又太客氣，使得作家協會冷冷清清，沒有甚麼進展。作協改成「寫作人協會」後，反應果然不同，會員增多了，普遍受到響應。協會成立初期，大家都抱着觀望的態度，但我們認為搞文藝活動不容易，尤其是成立一個文藝團體，於是工作起來大家都很有魄力，把精力都集中在「寫作人協會」上。

蕉風：當時你們協會成員都是小說家，推動活動方面可有偏重小說部份？

黃：沒有。當時是以會員的喜好來歸類，各種活動都齊頭並進。

蕉風：你會說過，新加坡百分之九十的學生唸英校，有些英校生加入寫作人協會青少年寫作班，他們的作品有的表現不錯，這現象怎樣產生的？

黃：語文的東西除了多看多寫，興趣也很重要。由於環境的趨勢，新加坡大部份學生以英文為第一語文，華文為第二語文。一般上，他們都着重在第一語文，掌握能力也較強，但一些青少年會員由於受到家庭背景的影響，也看華文報及其他刊物，自己本身從小培養了寫作的興趣，加上自修，在華文創作上就相當能夠掌握文字的技巧，但這些都是他們剛加入所表現出來的現象，以後前景如何，要靠自己不斷鞭策努力才能有更大的進展。新加坡是一個工、商業高度發展的國家，物質追求比精神享受來得大，文藝青年能夠堅持創作的時間多長，沒有人能臆測得到。在星馬，文學工作者靠一支筆，能夠維持生活的人很少，必須仰賴其他工作收入來過活，但當一個人有了工作後，他能花多少時間在創作上呢？大多數只能在業餘抽空來寫東西。能不能持續下去，必須要有很大毅力才能中途不輟，況且文學這回事，在初期，互相鼓勵和推動是免不了的，大家一起搞，又熱鬧，也會提高興趣。

蕉風：以星加坡一個小島國而言，你認為她的鄉土文學應該是怎樣的面貌？

黃：問題在於我們如何為「鄉土」下定義。一般上所有的國家都有農業、鄉村，鄉土文學應該是反應鄉村的生活，然而新嘉坡根本沒有耕地，只有工廠、海港及高樓大廈，若硬是這麼說，新嘉坡根本沒有鄉土文學。但我認為鄉土的定義應該更廣泛，不單止農田鄉村，而是那個國家的一切，人民的生活，工商界也好，勞工界也好，只要以新嘉坡為中心，以新嘉坡人的觀點出發，描寫新嘉坡人民的生活、心態、感情、時代和社會，這些都具有鄉土意識。今年度（一九八二年）南洋商報和寫作人協會聯合出版一套選集『吾土吾民』，就是描寫以新嘉坡為主的一類重要鄉土文學集子。

蕉風：星馬分家後，星馬文藝各自發展，然而新嘉坡政府已經開始從旁協助文學的發展，馬華文學則只有民間獨立支撐，在這種趨勢下，你認為兩國文學的前景會怎樣？

黃：文學創作是一種寂寞的工作。在馬來西亞，馬華文學只能算是種族文學之一，不是正統文學，在這情況下，大家必須自力更生。新嘉坡政府雖然有心推動文學，可是文學畢竟是一種寂寞的產品，不一定熱熱鬧鬧一番便可以成氣氛。新嘉坡文化部主要的工作是提供一種良好的寫作環境

給文藝青年，在經濟上提供一些研究的費用，民間文學團體也能配合政府的政策，舉凡出版叢書，舉行座談會，給文壇注入一劑強心針，使得文學活動相當頻繁，這只證明風氣很盛，卻不表示作品一定寫得很好；好的作品不是參加活動便有的，而是把心血，一滴一點的寫在紙上，用高度的藝術技表現出來。

蕉風：作品的好壞要靠自己，是嗎？

黃：是的，這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和造詣。我想，在大馬，道理是相同的，雖然在推動上沒有新加坡來得蓬勃，但馬來西亞有個好處，就是地方大，題材廣。我看過「作協、通報小說獎」的許多作品，都有很豐富的題材，從森林、原野、稻田、工廠、城市不同的地方背景來取材，也寫愛情、商界、教育界的東西；他們唯一不足的是處理技巧方面還不夠成熟，假以時日，將會有很好的作品出現在文壇上。比較下來，新加坡在題材上比較侷限，這是很肯定的。如果馬華文學工作者能把寫作當成事業和愛好，努力去表現，盡管沒有得到鼓勵，我很樂觀地認為馬華文壇還是會有好作品面世的。

蕉風：從事翻譯工作在星馬相當重要，它能讓更多的人了解本地作家的作品，也能把外國好的作品介紹到本地來，以你一個創作兼翻譯的工作者而言，你會遭遇過甚麼問題嗎？

黃：星馬華文作品儘管很多，但兩國都是多元種族的社會，如果不把我們好的作品翻譯成其他語文，別人根本不知道我們有些甚麼東西。在新加坡，英文是各種族的共通語文。然而在翻譯上，有巫翻中、中翻英或英翻中各種作品面世，尤其是華文翻成英文方面相當多。翻譯工作很重要，因為可以讓其他種族讀到我們的作品，同時也可以溝通各民族的消息，使得彼此間明瞭對方的作品，進而加以研究和吸收。另外，英文是國際語言，把中文翻譯成英文後，外國人也有機會讀到華文作家的作品，所以在推廣工作上，這是很重要的一部份，不可忽略。

蕉風：你剛才提到專業化的問題，像外國，有專業作家，可以全心全意從事文學創作，如果星馬有足夠條件來栽培專業作家，那麼星馬的華文文學，假於時日是否有可能達臻世界文學的水平？

黃：專業性對一個作家來說，在技巧鍛鍊上會有很大的幫助，他有充份的時間讀書、進修及寫作，因此在語文的技巧掌握方面必定很強。不過專業性也有專業性的缺點，就是專業作家只是讀書和寫作，其他行業的事務他不一定有去接觸，因此形成寫作範圍不廣，久而久之會發現沒有甚麼內容，除非作家走出象牙塔，去接觸各種層面，否則寫下去，只有一再重複舊的題材。所以我認為，專業化有利也有弊。

星馬作者雖然沒有專業性，但他們是來自各行業的，生活經驗都相當豐富，問題是他們沒有多少時間去讀更多的書，去研究及寫更多的作品，這可說是一種憂慮，但我認為這不可一概而論，因為有些行業如教師、編輯，他們還是有很多機會接觸文學的，所以文筆也不會差，這是和他們的工作有密切的關係。每個國家都有優秀的寫作人才，星馬也同樣有，問題只是有沒有去發掘。如果有良好的環境和條件，好好地讓星馬作者去寫，他們的作品一定不會輸給外國的，我有這樣的自信。不過文學創作是長期的事業，要不斷靠自己進修及磨鍊，如果你本身創作能力不夠，給你一筆大獎金叫你作專業作家，你也寫不出好作品來。但有些作

者從小就鍛鍊起，有相當高的文學造詣，提供一筆獎金給他們，他們會寫出好作品來的。

蕉風：作為一個新加坡寫作人，你對馬華文學有甚麼看法？

黃：我覺得星馬本是一家，以前馬華文學包括星馬兩地，後來因為政治的因素而分家，兩地的刊物交流多少顯得有些隔膜，但我覺得星馬的華文作文作品有類似的地方，因為大家都是同一個源流出來的。近年來由於受到世界文學潮流的影響，大家接觸的不同，吸收的東西也有差別，因此或許會產生風格上的差異，但在本質上還是非常相似的。

大馬的華文作品，現實意義是很強的，這是承襲了馬華文學的傳統作風和精神，不過在技巧表現上比較陳舊。我們姑且不管是現代派、寫實派，如果寫的作品老套，讀者讀了也會覺得厭煩。所以我們有好的題材，也需要有好的技巧來處理。技巧是可以磨鍊，多看看別人怎麼寫，多揣摩，不要管是甚麼派別，就算是武俠小說，比如說氣氛營造方面做的好，我們也可以吸收，融化為自己的文學本能，然後運用出來。

而我讀大馬的華文作品，有一種親切感。我認為在題材的運用上已經很好，如果能在技巧上再提昇，將會再提昇馬華文學的水準。

蕉風：謝謝你的意見。

——黃孟文作品——

- (一)「再見惠蘭的時候」(小說集)——
一九六九年出版。
- (二)「我要活下去」(小說集)。
- (三)「新加坡華文文學作品選集」一九
七〇年版。
- (四)「宋代白話小說研究」一九七〇年
版。
- (五)「新馬華文文學大系」(小說集)
一九七二年版。
- (六)「星馬文藝論叢」(評論)一九八
一年出版。
- (七)「昨日的閃觀」(英文版小說集)
一九八三年版。
- (八)「新華文學作品選」(中英文版)
一九八二年版。

另：一九七九年，黃孟文博士參加愛荷華世界文人座談會之後寫了一部反映二十世紀美國華僑的困境。

城之絕唱

楊川

傳說
在這城裡
還有一扇陳老
令人凭弔的黃昏色
我且將之
調成紅色的淚
潑血似洒向你

蒼白底棺木上

然後恍惚中
我反手扣門
竟忘了如何去寫下
吾瞳眸裡滴血底杜鵑
或
拇指上老去的煙雨
於我流浪底白髮中
然而每一條
街道
仍舊壓在我底吶喊之下
看許多淚水
凝固在鴉群底輓歌中
太白獨飲的
豈止是無奈
且讓我名下傷感的亭
懸掛於馬蹄下
揚起江湖上飛揚的塵
窺視吾底風華
究竟
還有多少翻身是明日
所謂寂寞 孤寥
都成一種絕版底身式
永恒的掛在我肩上
悚然得知
傳說
在這城裡
還有一扇陳老
令人凭弔的黃昏色
我且將之
調成紅色的淚

飲盡

戀 方昂

我輕輕呼喚你的小名
一如我呼喚天上一顆星子的名字……

我輕輕呼喚你的小名
我的聲音飄過平原與海
你正在窗前俯首疾書
你驀然抬首側耳傾聽

我輕輕用手指寫下子英
我的字跡移形換位
你正在窗前仰首沉思
你驀然低頭注視浮現案上的字跡

我輕輕推開心扉
我輕輕推開阻隔的山與河流
你正在窗前全神梳粧
你驀然迴首面向依呀洞開的門扉

我輕輕呼喚你的小名
天空於是有一顆星子輕輕迴應……

郁達夫 與 一位奧地利朋友

金承藝

(一)

在大學的研究室中，我時常會收到這類的電話：當地一些偶有中國文玩字畫或藝術品收藏的人，有時打電話給我們，詢問有關他的藝術品的年代或是字畫出自何人手筆，以及上面的題字或題詩是甚麼意思一類的問題。每當有這種求助的電話時，我也必盡可能給他們較為滿意的解答。

是一九八二年五月末、六月初的時候吧，有一天，我收到一個電話，耳機中傳來的聲音是個講一口有濃重歐洲口音英語的女士打來的。她自我介紹了她的姓名之後，說她是代她父親打電話給我來求助；他的父親有兩幅畫有中國字的題字，另外還有一些中文的材料想請我看一看。問我有沒有時間？

我說：「這沒有甚麼關係，請你父親把畫和材料帶到大學來，（我任教的墨爾鉢大學，校區差不多就在墨爾鉢市的中心地帶，交通很方便）我可以替他看一看。」

可是她說「不行」，因為她的父親上了年歲，開車不方便，而且畫幅太大，很難拿來給我看。她說「真不好意思，我的父親向您求助的目的，就是希望請您到他的家裏去看一看，不知您肯不肯，有沒有空閒？」

我不免有點猶豫的說：「這……要看府上在甚麼地方。如果對我太不方便，恕我就不能應命了。」

她說了她父親的地址，湊巧離我家相當近，開車子大概五分鐘到十分鐘的時間就可以到達。在這種情形下我就答允了她的請求跟她約好了一個日子，也訂好了我去訪問她父親的時間。她好像惟恐我不去，又詳細的說了一次她父親的地址、門牌，並把她的電話號碼清清楚楚的講了兩三遍。

(二)

六月在北半球已經是炎炎夏日了，可是地處澳洲南部的墨爾鉢城，卻剛剛步入初冬。就在約好的這一天，我按時而往，那時才過了早晨上班車陣擁塞的時間，路上車子已少，所以在約定時間之前四五分鐘，我已經到達了他們的住處。

他們的房子，臨着馬路，對面就是個公園。我把車子停在公園那一邊的路旁。由於時間

尚早，我出了車子先散一散步，公園裏和路上都沒有行人，靜悄悄的，遠處只有兩三個清掃的工人，在掃燒公園裏大樹下和草坪上的落葉。曉風吹在臉上，有點北京十月時「凍鼻子尖兒、耳朵邊兒」的感受，頗覺寒意。

穿過了馬路，大概就在約定時刻前後不差一分鐘的時間，我按了要訪的住所的門鈴。一位上身稍微佝僂的老人，旁邊有位中年的婦人相陪，立刻走了出來，他們一看我是個中國人，當然就知道我是誰了，很熱烈的歡迎我。

我回顧他們的住所，是一幢很老的房子；院落甚大，院中有很多高樹，不過此時則落葉滿地，在走道的兩旁，立着許多的塑像。一進屋門，微微的有股霉氣，老屋中的光線也有點陰暗，我看到牆壁上多是些油畫，書桌上，茶几上，各牆角幾乎都擺滿了雕像和塑像。看到了這種情形，馬上我瞭解到是進入一位藝術家的家庭了。

我拿出來我的一張名片交給了上身佝僂的老先生，並說我的英文名字叫甚麼。老先生說：「你就叫我克爾（Karl）好了。我的姓是杜廸希（Duldig）。」一聽他的名字叫Karl，我知道這是個德國人奧地利人常用的名字，果然，他的女兒說，他們是從奧地利來澳洲的移民。我問他們是不是在第二次大戰以後來澳洲的？「不是。」她說：「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吞併了奧地利，我們逃到了新加坡；一九四〇年我們就來了澳洲。」我說：「如果不介意，請問你們可是奧地利的猶太人？」「我們是猶太人。」他們說。杜廸希老先生來澳洲住了都四十多年了，可是講英語時口音仍然生硬，形以很多時候，均是他的女兒代為發言。

他們也問起我是從那裏來的？我告訴他們是二十多年前從台北來的；不過我生長在北京，也在北京受完了大學的教育，才離開那裏去了台灣。我說：「我和你們一樣，你們是反抗希特勒的統治而離開奧地利的；我是反抗共產黨的統治而離開中國的。」

杜廸希老先生自我介紹他是個職業的藝術家，大部份的時間從事雕刻藝術。他也提到現在墨爾本有他的作品用為裝飾的幾所著名的大建築。我唯唯的答應着，說實在的，我並沒有留心過他說的那些雕刻藝術品或飾物。只是他指出的某些大建築或大廈，有的是很有名的，我當然聽說過；從而，我也可以判斷到他是有相當地位的雕塑家。

他說：「離開奧地利後，我們雖然僅在新加坡住過兩年，可是和很多位中國人成了好朋友，直到今天，我還覺得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值得紀念的時光。……所以，我們每隔些年總再去新加坡住幾天……看看還和我們認識的中國朋友。」杜老先生說這些話時說得很慢，態度誠懇，眼睛中閃耀着淚光。

這時，他的女兒向他說：「您帶金先生去看您要請金先生為您看的東西。我替你們去煮咖啡。」並問我咖啡要「濃的，還是淡的？」我說：「均可。糖、牛奶都要。」

（三）

杜廸希先生引導我從客廳步入了另一間房子，這大概就是他的展覽室了。屋的四周滿佈着畫和雕像，我注意到一面牆上掛着的許多畫中，其中有一幅類似水墨畫的畫像，是一位和尚的立像。另一面牆上也有一幅水墨畫像，是同一位僧人的坐像。杜廸希老先生指着這兩幅畫說：「我要請您看的，就是這兩幅畫像。」

我先看那幅立像，畫幅的左上端有很多毛筆的題字，首先錄六祖惠能大師偈云：

「生來坐不臥，
死去臥不坐。
一具臭骨頭，
何為立功課？」

後面有一段題識，大意為「庚辰夏日，與郁達夫先生同訪奧國名藝術家杜廸希先生，為餘畫立像一幅。沙門廣洽謹誌」字樣，並有篆文「廣洽」的用印。

「庚辰」是民國二十九年，亦是公元一九四〇年，這年的秋冬之交杜廸希一家自新加坡移民來澳洲定居；這幅畫應當是他離新加坡之前不久所作。

另外一幅坐像題識上也說到「與郁達夫先生同訪藝術家杜廸希」的事，只是這幅坐像是畫在那幅立像的一年以前。

兩幅畫像的題識上都提及了「郁達夫」，我一向對於近代中國文壇上的名人，沒有過甚

麼研究，儘管在創造社諸家中較為心儀郁達夫，也欣賞和推許他是五四以後新文學作家中少數舊詩寫得極好的人，可是對他的生平和交往，卻從來沒有仔細的注意過，他和廣治禪師的友誼如何，並不清楚。然而就我記憶所及，郁達夫和廣治禪師在中國時就是相識的，一九三七年初，郁達夫其時在福建，有「春日偕廣治法師訪高僧弘一於日光巖詩」，其中「不似西冷遇駱丞，南來有意訪高僧；遠公說法無多語，六祖傳真祇一燈。……」等句寫得尚稱瀟灑不俗。

我相信這個與郁達夫同訪高僧弘一的廣治，和杜廸希畫筆下的廣治必是同一人。但公元一九三八年時，郁達夫因婚姻和家庭的破裂，加以「星洲日報」請他做編輯，遂遠離中國，南走新加坡。惟這時廣治禪師何以也在新加坡？他又是為了甚麼原因去的？他與郁達夫之間，究有何種關係？對這些問題，我則全然無所瞭解。

不過我以為廣治禪師前後兩次畫像，都有郁達夫陪同，或不外廣治與杜廸希之相識以及他所請杜廸希為之畫像，均為達夫的介紹；再者，達夫是相當有語言天才的人，他固然能說一口流利的日本話，即英文、德文也可勉強應付，如果廣治禪師是不會英語和德語的人，達夫陪同他去，也可能是為他們做翻譯的人。究其原因，大概二者必居其一。

我問杜廸希老先生說：「你替他畫像的這位中國和尚，名叫廣治，我不知道他的事蹟。可是和他一起來看你的這個人，叫郁達夫，是近代中國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你知道嗎？」

「我知道」他說：「當年，我住在新加坡的時候，我們常有往還……」

(四)

咖啡已經煮好了，杜廸希先生的女兒請我們回到客廳去喝咖啡，她也準備了多種甜鹹的點心。坐下來談天的時候，她問我兩幅畫上的中文題字都是些甚麼意思，當我解說的時候，她並做了筆錄。

她這樣找出來一個皮袋。打開皮袋，小心的拿出來一些保存很完好的舊報紙。由於時間過久，報紙的顏色已經氧化得發黃紙，紙質也焦脆了，我看報紙的名字，儼然是「星洲日報」，這是當年郁達夫主編的報紙。果然，其中就有一兩篇都是以「郁達夫」自己的名字，在「星洲日報」的副刊「晨星」上，介紹雕刻家杜廸希的文字。其中一篇對杜廸希的家世、師承以及他的追求自由、反抗極權專制的奮鬥，均有詳細的報導，他並說，「最令我佩服杜廸希的，是他那種富於藝術的氣質和風度。」

在這篇文字中，我而且獲知了杜廸希的年歲。因為達夫的文章中寫着「杜廸希先生今年三十七歲」，這個「今年」是那一年呢？那份「星洲日報」上印的是「一九三九年」。屈指一算，嘿，到今天四十三年的時光竟都在「暗中偷換」了！杜廸希先生如今已經是八十歲的老人了。想當年，杜廸希正是三十七八歲的鼎盛年華，難怪我們的大文豪要稱讚他的氣質和風度了。現在坐在我對面的老人，雖然依稀中可以看出他的藝術家的氣質和風度，但無情的歲月，就如同雕刻家的刀子和鑿子一樣，並不肯放過了藝術雕刻家的本人，同樣在他的身材、臉面上，鑿留下了殘酷的刻劃。

既然知道了杜廸希的「當年」，很自然的我也就想到郁達夫的年齡。關於郁達夫年齡的問題，有多種不同的記載；然如果說他自己的題詩和說法，還算是比較可信的一個依據的話，那麼在公元一九三五年他曾寫有「四十初度賦感詩」，依此，一九三五年他四十歲，一九三九年他應為四十四歲，年長於杜廸希先生七歲。若是中國抗戰勝利的那一年，他沒有不明不白的死去而仍然健在的話，是則今年郁達夫應是八七高齡的老人了。

於是我就問他們父女，「知不知道郁達夫在二次大戰勝利那一年去世的消息？」他們告訴我，他們是一九四〇年秋冬之際來澳洲的，（那時澳洲已入夏了）一年後太平洋戰爭爆發了，不久新加坡淪陷日軍之手，從此他們之間就失去聯絡，再也沒得到郁達夫的消息了。二次大戰結束後，過了若干年，去新加坡舊地重遊時，深感物是人非，改變得很大，許多以前的熟人都不見了。他們也聽到人說郁達夫已經去世了。

「事實上——」我說：「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他是在八月末或九月初的一兩天，失蹤被殺害的。可是直到今天，他究竟是怎麼死去的，從來沒有很清楚的報導過；當然，十分之九他是被日本軍人殺害的，但也有很少的可能是被當地人殺害的。」

郁達夫是杜廸希先生的友人，提到了中國這位大文豪孤魂冤死，埋骨南荒，儘管那已是三十七八年前的往事了，大家都不禁有點兒淒然。

(五)

「對了，我還有些東西應當給您看」，杜廸希老先生說着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去了另外一個房間，回來時手裏拿着一封信和一張紙。

「我們是一九三八年冬天到新加坡的。」他說：「第二年秋天，九月一日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又過了一年之後，我們來了澳洲。走以前，郁達夫先生給我們錢行，您看，這是那天飯後他寫給我的詩。」

他把那張已經變得焦黃了的紙遞給了我，我接過來一看，紙上鋼筆的字跡果真是郁達夫的筆跡，上面的詩句，是這樣寫的：

烽煙迷宇宙，
此去復何之？
客裏難爲別，
相期會有時。
送杜廸希先生行
郁達夫時同客星洲

一九四零、八月七日（原詩手稿附印於後）

烽煙迷宇宙，
此去復何之？
相期會有時。
客裏難爲別。
送杜廸希先生行
郁達夫時同客星洲

生行
郁達夫
時同客星洲
一九四零、八月七日

若就達夫的文筆來說，這不過是他的一首普普通通的詩，雖然沒有他早期「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或晚期的「鎮日臨流懷祖逖，中宵舞劍學專諸。」那樣表現出橫溢的詩才，但還不失爲是他的一首平凡中流露着真情的詩作。

杜廸希老先生又把那封信，也遞給了我。我打開信封後，裏面有兩張信紙，原來是郁達夫恐怕杜廸希來澳洲後相識的人一定不多，而那時澳洲尚有些華僑，所以他特別給杜廸希寫

了一封介紹信；鋼筆的墨色已經因久脫色，然筆跡與詩句的字跡完全相同，顯然仍是郁達夫親筆所寫的。信上說：

「杜廸希 (Karl Duldig) 先生係奧國之名雕刻家。此次，被希脫勒所逐，先來馬來亞住，達夫曾與友善，並為介紹雕刻工作。此次去澳洲、深望我國同胞亦能加以愛顧。此間胡文虎、文豹先生，曾乞以為塑銅像也。」

「郁達夫具·一九四〇、九、一六、在星加坡」（原信手稿附印於上）

另外的那張信紙，是郁達夫把他的中文介紹信做了英譯，上面簽了他的英文簽名，大概是爲了給不懂中文的華僑看的。

看到了這些材料，使我深感郁達夫對朋友的誠懇和周到。猶記二十年代初期，沈從文落

晚在北京時，郁達夫已看過他的文章，頗為傾慕，據說對他會有過一次解衣推食、傾囊相助的事；今以郁達夫如此的古道熱腸，證以當年之事，相信不致是出之傳聞虛構了。

最後杜廸希先生請我看他現在仍然保留着的一些雕塑品，和一兩冊印製精美的他的雕刻作品集。

他在新加坡居住的一兩年，時間雖短，但勤於工作。那段時期，他雕塑的藝術品如一個「馬來亞少女的半身像」，和一個「男童頭像」，大概都是他的得意之作，原件至今仍保留在他的屋中。他指着他的雕刻作品集中的「胡文虎先生塑像」說：「這件作品，現在並不在新加坡，而是陳列在香港的虎豹別墅中。」

他說他在來澳洲之前，要告別新加坡時，曾舉行了一次個人雕塑展覽會，郁達夫和當時中國駐新加坡總領事高凌百先生都曾經給予幫忙和贊助。先此，他由於景仰中國的抗戰領袖蔣委員長，所以只憑藉一些照片和他自己的想像力，雕塑了一件二尺高的「蔣委員長頭像」，也在這次展覽會中展出。結果這件作品為新加坡養正學校（按：養正學校是新加坡華人設立的第一所學校，時在一九〇五年）的校友會以高價買去，送給母校留做紀念了。杜廸希並且把這筆售款捐獻出來，送給中國在前方作戰的英勇戰士了。

他深感遺憾的是，在他的雕塑作品集裏，沒能來得及將「蔣委員長頭像」的照片收入其中。然而我在他給我看的郁達夫的文章中，已經看到裏面有稱許他所雕蔣委員長胸像的話。而且當時養正學校的校長林耀翔先生有致杜廸希的信，信中有一段說：「雕塑的蔣委員長半身真像一座神氣活現，栩栩如生，足徵先生藝術之高超」，對他倍極推崇。

從這些報紙、信件、雕像、畫冊等等的材料，我也就瞭解出另一件事實：當時新加坡華僑中最具聲望、財富和勢力的，當然應該首推陳嘉庚；可是，為甚麼在這些材料中沒有發現到與陳氏有甚麼關係的材料呢？為甚麼郁達夫的文章中從沒有提到過陳氏的名字呢？

我立即恍然大悟了——那時陳氏已很明顯的左傾，一九三九年史達林為了鼓勵希特勒勇敢的去點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與希特勒訂立德蘇友好協定，又暗地裏訂下瓜分波蘭密約；全世界受共黨操縱的人們一時也跟着蘇聯稱揚希特勒。杜廸希既是個反希特勒、爭自由的鬥士，又是個因景仰而肯雕塑「蔣委員長頭像」的藝術家。陳嘉庚那裏還會有興趣和他往還？那裏還能去支持他？

至於郁達夫哪，他雖是最早列名左翼作家聯盟的人，然以他的聰明和智慧，很快就看清楚了共產黨的那一點兒伎倆，所以不久即退出了。到了新加坡，他見陳氏所行的愚昧、糊塗和幼稚，自是不會以為然的，大家「道不同」，當然就「不相與謀」了。

（七）

看完了杜廸希先生的雕塑作品以及他保有的這些材料，在我告辭出來的時候，停留在他家中，至少有一個半小時以上了。

這時麗日中天，溫暖的陽光早已驅走了晨間的寒氣。歸途中，把車窗打開，那吹進的陣陣微風，讓我回味着剛才有趣的訪問。

不能不說這是一次「意外」，來此以前，我完全沒有想到會訪遇一位當年郁達夫的外籍友人，也完全沒有想到會看到一些與郁達夫有關的材料。

郁達夫去南洋時，中國正在燎原的戰火裏煎熬着，戰時的通訊和傳遞消息也不能像平時那麼容易，所以有關郁達夫在南洋幾年的活動情形，國內報導得一向不多。（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四年，他隱姓埋名的逃亡在蘇門答臘島上的一個山村中，希圖「苟全性命於亂世」，就更不必說了。）況且，勝利時，他又那麼突然的意外的被殺害了，因此，他後來這些年所做所為，生活動態，也就隨着他的被害，永遠的淹沒無聞了。

這次訪問杜廸希先生，使我意外的看到了郁達夫當年在新加坡生活情形的一部分，即使這是些鱗爪，但卻有珍藏了那麼多年的完整的材料足資查考，我覺得我實在不應當不徵求杜廸希先生同意，把他和郁達夫之間的友誼，並他所有的一些郁達夫的手迹公之於世。

一九八二年九月·金承藝寫於澳洲墨爾本大學

獵山豬

荷西瓦康西羅斯著

溫威譯

在墨西哥，*Jose' Vaoconcelos* (1882—1959)被公認為小說技巧的大師。

如別的著名拉丁美國作家一樣，瓦康西羅斯不但是個作家，同時也是個教育家和政治家。從一九二零至一九二四年，他是墨西哥國立大學的校長，而在阿爾瓦路奧比昆的政府中曾當過教育部長。一九二九年，他競選總統，但不成功。

我們是四個同伴，而我們以國籍為名：哥倫比亞人，比魯人，墨西哥人；第四人，一個厄瓜多爾土著，為了簡便，被稱為吉伏。幾年前，不可預知的機緣，把我們投在一起，在比魯海邊的一間大甘蔗園中，白天我們從事不同的工作，傍晚閒空時就聚在一起。我們不是英國人，所以沒有玩牌。我們反而不停地討論。而這時常引起爭執。雖然如此，這些爭執並沒有阻止我們第二晚的再相聚，來繼續被打斷的辯論，以及以新的論點來支持我們的見解。先前口角中的粗言粗語，也並不表示我們之間的感情稍減。其實，我們相互以握手和眼神來向自己保證。每逢星期天，我們組隊打獵。我們漫遊那肥沃的山谷、潛步追蹤沿岸的溫帶獵物，普遍上沒有甚麼收穫。或者我們以射殺在午睡時間飛去陽光下的鳥兒來自娛。

我們逐漸成為熱心的流浪者以及優秀的射擊家。每次當我們爬上一個山頭，凝視着內地庄產的層巒疊障，那迷惑力震撼着我們，使我們渴望去爬它，更吸引我們的，是那橫斷安地斯山脈的地區：那肥沃的高原，在山巒的另一邊，向大西洋的方向伸展開去，直達巴西廣闊的土地。看來好像原始的大自然正召喚着我們到她的懷中去。我們指望那肥沃，處女叢林的精力能恢復我們腦筋的活力，正如這同樣的精力每年都恢復樹木的力量與厚度。有時我們設想出瘋狂的計劃。正如一切深思熟慮後的東西，這些計劃一般上都實現了。最後，大自然與事件都變成大略我們所猜想的那樣。於是我們繼續計劃着、佯裝着、年尾時，安排好了假期、帶着收集起來的金錢、精良的來福槍、充足的子彈、防石和防泥的靴子，四張吊床，以及半打忠實的紅蕃、我們的隊伍下了安地斯山的斜坡，向那無涯的青海洋前進。

最後我們到達瑪拉諾河沿岸的一個小村落中。在這裏我們改換了狩獵遠征隊和裝備。我們將要穿透的地區是沒有路徑的。那是還未被探險過的下層叢林，只能以獨木舟從河上進入。不一時我們到達目的地：在這裏我們將實行這次旅行的目標，獵山豬。

我們已被通知，山豬成群結隊、成千上萬地遊蕩，佔據一個地區，吃着等，聚在一起，利用收地，組織成軍隊似的。他們很容易射殺，如果在牠們散開填胃口時，軍隊沉迷在戰利品中——你射擊牠們。另方面，當牠們餓着肚子行軍，牠們通常都很兇惡。在我們的搜尋中，我們向下流滑落，兩旁都是莊嚴的山林，帶着供應品和三個忠實的紅蕃划手。

一天早上，我們停在近河的幾間小屋中。根據在那裏所得的消息，我們決定在下流一點上岸，在陸地上過夜，第二天才在灌木叢中繼續找尋山豬。

庇護在一個回流的地方，我們登岸，而經過短時的探尋後，找到一個空地來搭營。我們卸下供應品與來福槍，牢牢地把小舟綁住，然後由紅蕃幫忙，在離河邊半公里的地方搭營。在標明至上岸處的路徑時，我們小心的不讓自己迷失在灌木叢中。紅蕃向他們小屋的方向退去，答應兩天後再來。清晨時我們將出發去找尋犧牲品。

雖然夜剛剛降臨，而天氣熬熱。我們聚集在火前，爲了看清彼此的臉孔，爲了直覺地找尋保護。我們談了一陣、抽煙、承認感到疲倦，於是決定上床。每張吊床的一端，都綁在同一棵樹上，樹幹並不很粗但很結實。從這個軸心，向各方面伸展開去，吊床的另一端是支承在各別的樹幹上。每人都攜帶着來福槍、子彈，以及某些不能露開在地上的供應品。看到武器令我們考慮到處身的環境，被未知的事物包圍着。一股細微的恐怖感使我們放聲大笑、咳嗽或交談。但疲倦克服了我們，那種無法抵擋的疲倦，令兵士們藐視危險，放下來福槍，沉沉睡去。雖然最固執的敵人正在追擊着他。我們簡直沒有注意到那邊遙遠熱帶夜晚之極度宏偉。

我不清楚是否是那堂皇富麗的曙光，抑或那些奇怪的聲音，使我醒來，倏然坐起，細觀我的週圍。我沒有看到甚麼，除了那在夜裏墮入森林的懶散中之生命的醒來。我叫醒睡着的同伴，警惕地坐在吊床中，一面穿好衣服。當我們清晰地聽到樹枝在遠遠忽然發出瑟瑟響時，我們正準備跳到地面上。既然那聲音沒有繼續下去，我們便滿懷信心地下來，以水壺的水洗臉，慢慢地預備和享受早餐。直到上午十一時，我們已經裝備好，膽子也壯了，預備進入森林中。

可是，那瑟瑟聲又響起來了。那響聲堅持着，靠近灌木叢，這使我們改變了主意。一種天性使我們躲避到吊床上。我們小心翼翼地把子彈與來福槍重新移入吊床上，而沒有經過互相討論，我們都贊成把供應品安全地收藏起來。我們把供應品遞上吊床中，最後我也爬了上去，面向下地臥着，舒服地吊在半空中，來福槍在手裏。我們等了不久，黑色、敏捷的山豬，很快地從四面八方出現。我們以歡呼和準確的槍法來歡迎牠們。有些即刻倒下，發出可笑的鼻息聲，但有更多從林中出來。我們再開槍，用完彈倉的子彈，然後我們停下來再裝上子彈。在高高的吊床上，我們感到安全，因此我們歇了一會兒，再繼續開槍。

我們數了數成打的山豬，一望之下，我們迅速地計算出所消滅的數量。但山豬繼續以不可計的數量奔出森林。牠們沒有前進或逃跑，反而好像感到迷惑。牠們全都從我們射殺的森林中浮現。我們不時必須停下來。因爲常射，使槍管燒熱。讓槍管冷卻的當兒，我們抽煙，開玩笑，慶幸我們的運氣。山豬無能爲力的憤怒使我們驚奇。牠們把獠牙向我們的方向舉起，毫無用處地恐嚇我們。我們取笑牠們的鼻息聲，安祥地瞄準那些近的，一聲碎！一隻山豬便倒下死去。我們詳細地瞄準肩胛骨的角度，好讓子彈穿入心臟。這個屠殺維持了幾個鐘頭。

下午四點，我們驚覺子彈已短缺。我們曾擁有充足的子彈供應，而曾隨意地發射。雖然屠殺令人心滿意足的，但山豬的數目，正如我們早先被通知的，一定成千上萬，因爲牠們的隊群根本沒有減少。反之，牠們在我們的吊床下越來越多。牠們兇猛地亂碰那縛着吊床四端的樹幹。獠牙的痕跡留在堅硬的樹皮上。帶着一種恐懼，我們看看牠們聚集在一起，緊密地、固執地、緊湊的一群群地對付那反抗着的樹幹。我們猜想，如果一個人跌入牠們伸手可及的地方，將會有甚麼結果。現在，我們的發射只是間斷性的，百發百中的，小心地節省着子彈，發射並沒有趕走這些放肆的野獸，反而倍增牠們的憤怒。我們之一自嘲地指出，我們從侵略者，已變爲守護者。我們並沒有爲這個笑話笑得很久。現在，我們根本不發射了，我們必須保留一些子彈。

當下午接近尾聲時，而黃昏便來臨了。經過對論後，我們決定在吊床用餐。我們爲自己有先見之明而喝采；因爲我們把食物藏在吊床裏——肉、麵包和一瓶瓶的水。躺臥在吊床上，把食物互相傳遞，分享我們的所需。山豬的鼻息令我們耳聾。

吃飽後，我們鎮定下來。我們點燃雪茄。無疑的，山豬一定會離開。牠們的數目很多，但牠們最後會安安靜靜地離開。我們說着，貪婪地望着那幾粒剩下還未用的子彈，我們的敵人，如同龐大憤怒的螞蟻群，在我們的身體下面蠢動。我們由於停止發射而膽壯起來。時不時我們細心瞄準，射殺一兩隻，把那大群無益地激怒的山豬，從那綁着我們吊床的樹榦小趕開。

夜驟然包裹着我們，當我們似乎還沒有發現中暮色已改變，焦慮也突然侵襲而來。到底甚麼時候，那些可詛咒的山豬才會離開呢？現在已有足夠的死豬，來作為數打獵人的勝利品。我們的功績將成為人口皆碑的事；我們必須表現得相配享有這種名譽，既然沒有別的事可做，睡眠是必需的。就是我們有充足的子彈，在黑夜裏是不能繼續作戰的。我們省起該點起火來，以火焰來驅除這群野獸。可是，除了我們不能從吊床的位置下來外，這茂盛的森林根本沒有乾樹枝。最後，我們便睡了。

過了午夜不久，我們醒來，黑暗是深沉的，但那熟悉的聲音使我們醒悟敵人還留在那裏。然而我們猜想着這些一定是最後離去的幾隻。假如一隊紀律嚴明的軍隊，需要數小時拆營離去，那麼這邪惡的山豬隊，除了混亂與挺擋外，還有甚麼可期望的呢？第二天早晨，我們將把落伍的山豬解決掉。但這個痛苦的念頭使我們不安；牠們的數目很大，而且很顯然地都是活躍的傢伙。牠們究竟在搞甚麼鬼？為甚麼不離去？我們這樣地憂慮了很久。黎明終於來臨，在天邊一片燦爛，在林中卻一片喧囂。森林的內部仍包裹在陰影中。我們熱切地等待太陽穿透葉叢，以便眺望昨日戰場的外觀。

我們最後所看到的，使我們倒抽了一口氣。它使我們感到恐怖。山豬群正刻苦地繼續着整夜所進行的工作。被某種特殊的本能支配着，牠們正以獠牙挖掘掛着吊床的樹榦下之泥土；牠們噉啃着樹根，而如巨大勤勞的老鼠似地繼續削弱樹榦的根基。不久，這棵樹必定會倒下，而我們將跟着跌入這群野獸中。從那時起，我們不言不想。在絕望中，我們用完最後的子彈。殺死比較兇猛的傢伙。其餘的依然重操着牠們的活動。牠們看來賦有智慧。不管我們如何集中火力槍殺牠們，牠們沒有停止攻擊那棵樹。

不久我們的火力停止了。我們射完手槍的子彈，靜靜地聆聽着獠牙啃噬的柔軟、潮濕、香膩的泥土下之樹根。時不時山豬壓住樹榦、扳動它，使它發響，急於迅速地擊潰它。我們被催眠似地盯視着牠們那惡魔似的活動。逃脫是不可能的了，因為這些黑怪物覆蓋了每一寸可見到的土地。在我們眼中，牠們似乎得到了一股突然的靈感，正預備向我們報復，為了人類殘忍的天性，為了從古老從來未被責罰的動物毀滅者。我們的幻想，給恐懼歪曲了，是示出我們的命運正是一個贖罪，為了不可寬恕的罪惡，隱藏在生物競走的鬥爭中。在我眼前浮過神聖的印度。在那兒，信教者拒絕吃肉，為了避免有條理的屠殺生物，也為了人類邪惡，血淋淋、奸乍的屠殺。如我們的只純粹為了邪惡的快樂，而贖罪。我覺得那山豬群正揚高聲音，指責我，我現在了解獵者的丑行，但懺悔又有何益呢，假如我跟同伴們一起死去，無望地被那群有魔眼的畜牲生吞活剝？

被恐懼激發着，因時不明自己在做甚麼，我吊在吊床的上端，我在空中平衡自己的身子，我擺盪地一躍，我抓住對面的一棵樹的枝榦。從那兒我躍到別的樹枝上，再別的樹枝上，恢復我們這種類早忘了的習慣。

再過一會兒，可怕的聲響和不可遺忘的叫喊告訴我，林已倒下，同伴們也完蛋了。我抓緊一棵樹榦，抖索着，聆聽着牙齒的打戰。進後，追逃的心慾使我回復力量。我俯身在葉叢上，找尋路徑時，我看到山豬的速臥，以壓縮的隊伍操行，傲慢的鼻頭向天。我知道牠們正在散退，而我從上爬下。當我趨近營地，恐怖壓倒我。但一份責任感使我回到那兒。也許我一位朋友倖免。我猶疑地趨前，每隻死山豬使我恐懼地顫抖。

但我緊接所看到的，是如何的可怕，我不能清晰地刻印在腦海中，殘餘的衣服和襪子。毫無疑問的；山豬已狼吞虎嚥地噬食了他們。然後我跑向河流，跟隨着兩天前我們留下的軌跡。我快速地逃跑，手腳因恐慌而僵硬。

大踏步地走着，我來到一隻小船前。盡了最大的力量，我終於搖到小屋前。在那兒，我倒在床上，好多天都發着高燒。

我再不參加任何打獵。如果需要，我將幫忙消滅有害的野獸。但我絕不為快樂而屠殺。我不再以打獵之卑鄙快樂來自娛。

夜深時忽然下了一場大雨，那時我正伏在窗前的桌子上疾筆振書，給遠方的朋友寫信。信中還不忘記這裏的天氣最近熱得不像話，老天連一滴雨水都吝於施捨。

想不到的卻是，剛剛才寫完這句子，窗前就響起了淅瀝瀝的雨聲。這天氣，可真的是會與人開玩笑呢！

於是把筆放下，把窗子微微地開了一線空隙，冷風夾着濃重的濕氣立時便逮了個機會，大肆地括了進來。

幸好今夜的心情特別好、也特別悠閒慵懶，這場雨一下起來，竟令我覺得非常舒適。可惜的是這裏沒有蓮荷，所以古人說的「留得殘荷聽雨聲」的境界竟沒有機會聆聽。如果真的在屋外挖一個小小的池塘，灌滿一池塘的水，植幾株蓮花荷花，風雨來時，淅瀝瀝，滴滴達達的音響配和着風雨的呼號，那也該是一番清雅的境界。

然而我相信雨聲的欣賞境界與一個人的情緒也是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倘若一個人心情愉快，所聽入耳的雨聲自然也是快樂的音符。一個人若愁坐胸懷，或離情深繫，夜半聽雨，只是淒涼之調而已。若再添上殘荷雨聲，豈非只是徒增淒苦無奈離情而已？

唐明皇在聽聞「雨霖玲」一闋時，夜雨侵入，深秋淒情，不禁淚流滿臉。由此可見，深夜懷念故人，再加上風雨淒迷，那一番境界的蒼涼，更非筆墨所能形容者。

有一次與七八個朋友，男男女女都有。一行人背着行李到一個海島上露營。由於某些耽擱，我們乘船抵達那座荒涼而無人煙的海島時，已經是靠近黃昏時刻。

這時有人開始打退堂鼓了，他認為時間既然已經這麼遲了，而又要翻山越嶺走上八九哩的山路泥道才能達露營的海邊，夜晚行走山路，已經夠危險了，要是遇上下雨，泥濕路滑，那就更危險。不如乘那艘船尚未駛回港口，取消這個露營之舉。

但是當時我劇烈地反對。我持着的理

由是大家都是年青力壯，何必怕甚麼路途長遠及危險呢？

結果大家接受了我的話。那裏知道，走不上半哩的崎嶇山路，雨果然真的一滴一滴地滴下。然後由小至大，由大至再大。幸好大家所揹的行包都是防水的，但人的身體可不是防水的啊，所以，到底還是要淋雨。

山路十分難走，不但崎嶇不平，有時斜斜向上盤旋，有時地勢倏然一低，有時又因為下雨而爛泥處處。有時行至山澗小溪，只有一條細細的獨木橋，要你雙手伸直，平衡着身子走過。就有幾次，走過一些低地，一名女同行者突然滑倒，幸好我眼明手快地撈住她的手，把她拉了上來，不然，後果雖不嚴重，可是也夠看了。

終於，經過三四個小時的跋涉，我們到達了目的。但也已弄得全身濕濕的，不用說，感冒也一定隨之而來了。

這種雨，可以說甚麼「境界」也沒有。給我唯一的感覺便是麻煩兼討厭。事後，還因為這場雨惹出來的「禍」，我被同行朋友紛紛責怪，變成滿身刺的刺蝟。

因為這一場雨，使我聯想到雨季已經要開始了。不禁又有點愁悶的情緒了。原因無他，上一個雨季，老天整天陰烏着臉，空氣鎮沉悶濕然，令人覺得肺中好像有甚麼東西在塞住而又吐不出一般難受。

出門更是一百二十個麻煩，如果忘記帶傘，那麼準是要帶一身的雨水回來。苦的是只有兩雙皮鞋交替使用，一天濕一雙，雨天就二對，第三天只好穿了拖鞋出外。要打一場網球都不行。好不容易天氣放晴一兩個小時，提了球拍趕到球場，隆然一聲，老天真的好像開玩笑一般，送你幾公噸的免費自來水，嘩嘩啦啦地下着。

真的是怕了這樣的雨季。

但還是有人喜歡雨季的，也許，當農人看到這篇文字的，一定咧開嘴笑道：你不喜歡，我偏偏卻喜歡！

留得殘荷聽雨聲

辛棄武

吳韋材的作品

一味

加利回港後來信說：「發現你一味太重了。」

看了感慨萬分。

不知道是自己長大了，還是老了，常常這兩種感覺交替糾纏，永遠不能分出個清楚來。

天天吊了條領帶上班的人，街上不知道有多少個。開始發現這是一支新的民族：手提名牌公事包，十八到四十五元絲質（或仿絲質）領帶一條，天天跟停車場女員工嘔氣，吃午膳時怕弄髒手肘，爲了每個月自己的銷售數學煩惱，還要招待不願意見的人，吃不願意吃的應酬，一切一切，怨天尤人也好，或烈日當空，或冷氣陌然以對，多少人爲了自己這不上不下身份，仍惶惶終日，被一條身份吊着走？

我回信：「你看到的我，是九點到五點的我，加利，一味雖重，只要人情未減，對「自己仍是個活生生的人」這信念，還是非常堅定。」

「此祝：解下領帶，立地成人。」

百葉海

第一次看到百葉窗外的海，是在費南度房裏。

百葉窗的橫片，總把眼前一切，隔成一條一條細細的世界。

費南度說：不是「隔」而是「割」。

因此又覺得百葉窗多少有點憂鬱。

那時候和他站在窗前，只覺得像走進了一隻透光的盒子。費南度房間佈置異常簡單，就那麼一張床一堆書，也是擺靠在窗前而已。百葉窗透進來的光線，一道一道，將外面的陽光直線條地一排排開，照在波浪微亂的白床單上，兩個世界便永遠分不清楚來……，因爲那窗外的海，也是浪紋無緒的……。

跟費南度認識，偶然得就如在這些百葉之間，在隨便一道既橫又細的世界裏——「每一間格裏，都能望到一道遠處的水平線，並且知道它一直在對岸，所以人又活了下來」，——無意翻到他這麼幾行詩，才知道爲甚麼他房裏向海的落地窗全是百葉……。

有天早上看見他獨自站在那窗前看海，手中微微牽動那控制光線的線索，一扳一拉的，便在他背後說了：

「要看多少就看多少，每一個世界都是自己的。」

我們相顧而笑，送了本詩集給我，寫着：

我們就在這水平線上，做了朋友。

或說畫中人

柔和我談着話，我說柔你別動。她問爲甚麼，我說她身邊那盞燈很好，說她快溶入光裏去了。她微笑，徐徐端起杯子，彷彿還用小茶匙拌了下，我認得出那瓷杯的聲音，浮過兩聲，亦不盡清楚，像隻花貓下午又無意翻了個空瓶，而下午仍是下午，只覺得和她仍在閒敘家常，而她確實已經溶在那燈光裏——常常是這樣子的；我看人，談着話的、或隔了個半開的門望着我的，時光無聲無息就把一切織成一匹畫布；一切就凝視在那裏，成了幅精繪的大油畫。常常如此看人，他們說我發怔，其實那是欣賞……。

又某日到博物院畫廊去，看到幅攝人的畫。

我站在那裏。覺得它隱約處正吐露着水彩般透明；許多沉默的角落，又疊蓋得像油彩般無奈。這幅畫裏繪着三名士兵，情境盡是熟悉：一個躺着說話，一個聽着，另一個站着，默默望向那無際遠外。三名士兵隨意憩息在沙上，都是故事走了，留下來的人物。一道消失的地平線，上空是塊已經蒼茫的天。正要走進去，觸及是畫，才一陣惆悵，再看畫題，竟是“交談”；立刻倒退一記，只覺身邊四周都已經不再真實起來，這是那裏？簡直不可思議，至今還是不肯相信那是幅畫而已。

後來KEN談起自己這種人畫不分的情形，他只朗朗地笑，說是應當那樣子的，怎麼應當他卻又說不出來，還笑我傻。想來自己可能是傻，不然怎會聽到常常有人忽然向另個人說：別動別動，讓我將你這一切都畫下來。多少欲言猶止，多少不勝記取，便如此給留了下來……。

聽KEN說着，窗簾微動，靜悄中有風徐來，他那背光的短髮邊緣，已經添有幾筆朦朧……。

世界

音樂流來，是環繞世界八十日。

開玩笑。

彷彿有次跟南發說過，「歐洲不等於世界，美洲不等於世界，沒有人可以第二天起來，便發現紐約來到他的門外——！」

南發聽了只是笑笑，大家都有點無可奈何。這叫做：各人自有各人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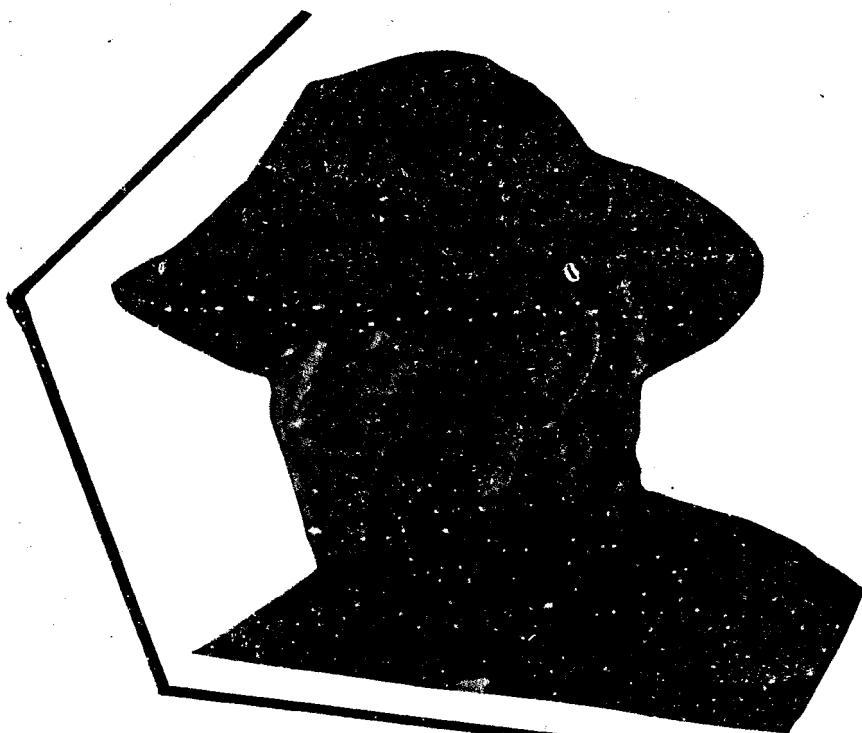
近來頗多感觸，黃意會又周遊列國去了，與KEN談起，亦不勝感觸，因為跑到海邊，我滿眼周遭只是浪。

記得有次周維介夫妻倆把一些日本的照片繞桌遞來，一看，是京都，啊真的傻了！自己不是一直想到京都去的嗎？怎麼相識時，卻只是一疊四×六吋而已。

世界真可以大。

世界也真可以小。

原來要走進去並不容易，要出來，就更難了。



間諜故事

羅柏·席利著
陳欣譯

我現在很苦惱，我從來不會想到我會如此苦惱。要我解釋我會如此落到這種地步是有點困難，所以我還是從頭說起的好。

1919年我從專科學校畢業出來後，就在「巨鳥」太空船廠的生產線上當「芬尼」活門的裝配員。我真的愛上了這些龐大的飛船，它們呼嘯地飛向天鵝星座，人馬星座及任何新的領域。我是個年輕人，有着美好的前程。我有朋友，而且還認識些女孩子。

但這並不能令情況好轉。

我很滿意我的工作，但在那隱藏着的攝影機對準着我的手的情況下，我不能有超越的表現。我並不嫌棄這些攝影機，只是它們「吱吱」的聲音使我不可能集中精神工作。

我向「內部安全」投訴。我告訴他們說：為甚麼我不能像其他的人一樣，有個新的、安靜的攝影機？但他們太忙了，不能為此做些甚麼。

接着有些事情開始使我不安。例如我的電視機被裝上錄音機。聯邦調查局的人員沒有調好它，以致它整夜「哼哼」作響。我投訴了幾百次，我說：別人的錄音機就沒有這麼吵，為甚麼我的就會？但他們告訴我說，現在他們要應付冷戰，所以他們不能令每個人滿意。

這些事情使人感到自卑。我想我的政府並不注重我。

就拿我的間諜為例吧。我是18-D級的嫌疑——這是與副總統同一等級——所以我享受到不是全職的監視。但那個分派給我的間諜一定以為他是個電影演員，因為他常穿着件不整齊的軍用雨衣，把帽子壓到眼眉上。他很瘦，而且敏感不安。他緊跟着我的腳跟，總怕讓我逃脫了。

是的，他盡力而為。間諜是件很競爭性的事業，但我還不是不免為他感到歉意；雖然他的表現也不是很差。但他跟着我，常使我感到尷尬。每當我抵達任何地方時，他都氣喘喘地跟在我背後，這使我的朋友們笑得半死。他們說：「比爾，你不能找到個更好的嗎？」我的女朋友們都以為他是瘋子。

當然，我去找律法調查委員會。告訴他們說：為甚麼你們不派個受過訓練的間諜給我，像我的所有朋友一樣？

他們回答表示會注意這事件，但我知道我才不足以使他們操心呢。

這些瑣事使我不安，任何心理學家都會告訴你說不多久我定會崩潰的。我為被忽視不被注重而感到沮喪。

這時我開始想到深遠的太空。那兒有億萬方哩的空間，點綴着數不盡的星球。那兒有足夠像地球般的星球來分配給每一個男人，每一個女人及每一個孩子。那裏該有給我立足之地。

我買了份宇宙光表，及星際般行圖。我熟讀了「重力潮量」的書，以及星際路線表。最後，我想我已知道我所要知悉的一切。

我以所有的積蓄買了艘舊型的「柴斯勒」星際太空船。這艘古物的縫隙泄漏氧氣。

它的原子管易爆，但它的太空衝力能把你射到任何地方去。它很不安全，但我只是拿我自己的生命來冒險。我是這麼想。

所以我申請了護照，藍色出口證，紅色出口證，有關文件，太空預防病針，糧食分配證。我拿了最後一天的薪金，然後向攝影機招招手。在我的公寓，我打點了衣服，然後向錄音機道別。在路上，我跟我的那位可憐的同學握了手，並祝他好運。

我已經沒有退路。

剩下的是最後的出口證，所以我急忙趕到最後出口證的辦公室去。一個有着潔白的手，因太陽燈照射而皮膚褐色的書記以曖昧的眼光看着我。

「你想去那裏？」他問我。

「太空。」我說。

「我知道。但太空的那裏？」

「我現在還沒決定，」我說。「太空，深遠的太空，自由的太空。」

那書記不快地嘆了口氣。「如果你想得到出口證，你就得有明確的決定，你是不是想在美國太空的星球上定居，還是想移民到英國太空？或者荷蘭太空？或者法國太空？」

「我不知道連太空也被人家佔據了。」我說。

「那你就跟不上潮流了，」他自負地向我笑着說：「美國已擁有了坐標 $2 \times A$ 到 $DB 2$ 之間的太空，只剩下一小部份不重要的地方屬於墨西哥所擁有。蘇聯也擁有坐標自 $3 DB$ 到 $LO 2$ 之間的大片荒涼太空，這我可向你保證。還有是比利時區，中國區，斯里蘭卡區，尼日利亞區……。」

我截住他。「自由太空在那裏？」我問。

「根本不存在。」

「不存在？那麼那些界限有多遠？」

「永恒。」他驕傲地告訴我。

一時之間我怔住了。我從來沒有想到這深寬無際的太空竟已被佔有。但這也是很自然的事，終究有人會佔據它的。

「我就去美國的太空吧。」我說。那時我是不在意，然而後來卻出乎意料之外。

那書記陰沉地點點頭。他調查我的身世，一直查到我五歲為止——再查下去是沒有意義的人——然後遞給我最後的出口證。

太空港已把我的船維修好。我終是靜悄悄地出發，直到地球縮小成一小點，然後在我背後消失時，我才感覺到我是孤獨一人。

◆◆ ◆◆ ◆◆ ◆◆ ◆◆ ◆◆

五十小時後，我在儲藏室進行例常檢查時，發覺收藏着蔬菜的麻袋中有一個袋子看來與衆不同。我把它解開時，發現原來用來裝着一百磅的蕃茨，卻鑽出個女人來。

一個偷渡客。我張開着嘴，瞪着她。

「怎麼，」她說：「不幫我出來嗎？還是你想把袋子再繫上，假裝沒有這回事？」

我扶她出來。她說：「你的蕃茨真差勁。」

我同意她的評語。她是個身裁苗條的女人，一頭黃金帶紅閃爍着光芒的頭髮，一張冒冒失失，沾着污漬的臉及一對憂鬱蔚藍的眼睛。在地球上，我寧願走上十哩的路去會見她。但在太空，我就不大敢肯定了。

「給我一些吃的東西，好嗎？」她問。「自出發以來我一直以生蘿蔔充饑。」

我爲她弄了些三文治。她在嚥食時，我問她：「妳來這裏做甚麼？」

她的口塞滿食物說：「你不會明白的。」

「我會的。」

她走到船口，望着壯觀的星空——大部份都是美國的星星——那些星星在美國的太空閃爍着。

「我要尋找自由。」她說。

「脸？」

她悒悒不樂地坐在我的吊床。「我想，你定以為我在異想天開吧？」她急忙說。「我是那種在黑夜裏向自己吟詩；在抽象的塑像前哭泣的蠢人。秋天黃色的樹葉會使我顫抖，早晨綠草葉上的露水像是地球的淚珠。我的心理醫生說我不對勁了！」

她閉上雙眼，我了解她的悲哀。在蒸茏袋內般了五小時，她是很疲倦了。

「地球使我喪志呵，」她說：「我不能再忍受那些——嚴密的管轄啦，紀律啦，生活上的貧乏，還有那些冷戰，熱戰及其他種種的一切。我要在自由的空氣間大笑，在綠原上狂奔，在森林裏流蕩而不必怕給人非禮，唱——！」

「但你怎會選上了我？」

「你是在追尋自由，」她說：「但你堅持的話，我可以離開。」

「你是在這等自由，」她說：「但你堅持的話，我可以離開。」
在這遠遠的太空裏，這句話等於白說了。至我也不想辯護他最簡單的理由。

「你可以印下來。」我說。

「謝謝你，」她溫柔地說。『你真個活潑爽朗的人！』

「謝謝你，」她溫柔地說。「你是個通情達理的人。」「那當然！」我說：「但有些事情我得先聲明。第一是……」她已在我的吊床上睡去，

我即刻搜查她的皮包。我發現五支唇膏，一些脂粉，一瓶愛神五號的香水。一本詩集，及一個鑑音，上面寫着：歡迎調查員。她剛剛到來。

我早就懷疑她了。通常的女士不會這樣說話，而且

我早就懷疑她了。通常的女人不會這樣說話，只有當間諜的女人才如此。

我的政府至少還關心我，這使我感到歡愉。同時也使這太空熱鬧點。

◆◆ ◆◆ ◆◆ ◆◆ ◆◆ ◆◆

太空船駛向美國太空的深處。二十四小時中我工作十五小時，所以我這艘老船還能完美地操作。我的原子管不會超熱，船殼的縫綫也沒有龜裂。馬維斯·奧達（我的間諜的名字）弄一些餐食，也打理家務，同時在太空船內隱藏了幾架小攝影機。它們操作時卡卡作響，但我們裝不知道。

在這種情況下，我與廣清小姐的關係已經

在這種情況下，我與奧達小姐的關係良好。這旅程進行得很差滯，也可以說很枯燥。直到中午時分

我在控制台上打瞌睡。突然間船頭的星座儀表閃出強烈的光芒。我退後一步時，把正在

「對不起，」我說。

「對不起，」我說。

我扶她起來。她那麼靠近我，使我感到又美妙又恐懼，而那愛神五號的香水味直撲我的

「你可以放开了」，他說。

「我知道。」我說，但我還是抱着她。我因她如此靠近而興非非之念。我聽到自己在說
：「基維斯，雖然我們已經不再得在一起了。」

馬維斯——雖然我們認識並
「基麻專」，但要見上她跟

在那意亂情迷的時刻，我已忘了我與她是嫌疑者與間諜的關係。我不知我說了些甚麼，她在這時一驚，隨即說：「甚麼事，比爾？」她問。

我放開馬維斯，急忙跟到控制台去。花了一陣功夫，我才使得這老星船停止下來，然後

在外面真空的太空間，浮遊着一塊巨石。上面棲站着個穿了太空衣的小孩子，一隻手拿

我們急忙把他接進來，替他脫下太空衣。

「我的狗——」他說。

「它很好，孩子。」我告訴他。

「這樣打擾你們，真對不起。」那孩子說。

「別介意，」我說：「你在外頭那兒作甚麼？」

「先生，」他的聲音尖銳，「我還是從頭開始說起。我的父親是太空船的試驗機師。他在企圖超越光速阻障的試驗中英勇地死去。我母親在不久前重嫁。她的現任丈夫是個高大、黑髮、雙眼窄小及緊閉着嘴唇的男人。不久前他還在間百貨公司當書記。

「他從開始就憎恨我的存在。我想，因為我卷曲的金髮、大眼睛及我的樂觀行爲常使他想起我死去的父親吧。我們的關係一直都不很好。接着他的一個叔叔死去（在不可解釋的原因下），他承繼了一個在英國區的管轄權。

「於是，我們乘了我們的太空船出發。當我們抵達這荒涼的區域時，他對我母親說：「洛，他已能自我照顧了。」我母親說：「狄，他還這麼年輕！」但我那軟心腸笑着的母親執不過那頑固堅硬。我不會叫他爸爸的男人，他替我穿上太空衣，給我個閃光箱，把菲克也套進太空裝，然後說：「在現在，一個孩子在太空裏也懂得照顧自己。」「先生」，我說：「這兒周圍二百光年內都沒有星球呵。」「你會找到的，」「他咧着嘴笑笑，把我放置在這大石塊上。」

那男孩喘着氣，他的狗菲克以它那晶瑩的圓大眼睛望着我。我給那條狗一盒牛奶及些麵包，看着那小孩狼吞虎嚥地吃着花生牛油的三文治。馬維斯抱起那小孩到休息室，把他放在床上。

我回到控制台，開動太空船，同時把內線通話機打開。

「起來，你這小蠢蛋！」我聽到馬維斯說。

「讓我睡會兒。」那小孩回答。

「起來！參議院調查司派你來這裏是甚麼意思？難道他們不明白這是聯邦調查局的案件嗎？」

「他已被列爲 10-F 的嫌疑犯，」那孩子說：「這已是要全職監視了。」

「是的，但我已經在這兒了。」馬維斯喊道。

「妳上一宗案件並不做得很完滿，」那孩子說。「對不起，女士，但安全第一。」

「所以他們派了你。」馬維斯啜泣的說：「一個十二歲的孩子——。」

「七月時我就足夠十三歲了。」

「一個十二歲的孩子！而我這麼勤力地工作，我閱讀書籍，學習，上夜學，聽講課——」「這是辛苦的考驗呵，」孩子同情地說。「其實，我是希望能成為太空船的試驗機師。在我這種年齡，只有這樣我才能增加我的飛行時間。你相他會讓我駕這太空船嗎？」

我關掉內線通話機。我感到滿意。有二個全職的間諜來偵察我。這證明我是有被偵察價值的人。

只是在事實上，我的間諜只不過是個女人及個十二歲的孩子。他們一定是派不出更稱職的人了。

我的政府，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忽視了我。

A decorative horizontal line consisting of five star-shaped symbols, each with four points and a small circle in the center, separated by vertical lines.

我們的旅程很愉快完滿，年青的萊克——那孩子的名字——接過駕駛太空船的工作，而他的狗坐在副駕駛員的座位上。馬維斯煮飯及打點家務，我大部份時間在修補太空船的裂縫。作為間諜及被嫌疑者的我們，大致上是愉快融洽。

我們發現個沒有人居住而又像地球般的星球。馬維斯喜歡它，因為它小巧，而且還有如她在詩集上讀到的綠草如茵的平原及青鬱的森林。萊克喜歡上它清晰的湖泊，還有那些恰合孩子攀登的小山峰。

我們降落，開始在那兒定居。

萊克即刻喜歡上我從凍房解凍出來的動物。他自稱自己是那些牛，馬的監護人，那些鴨、鵝、豬及鷄的保護者。這些使他很繁忙，以致他寄給參議院的報告書逐漸減少，到最後完全停止掉。

一個以他的年齡的間諜來說，你又能有甚麼苛求。

過後我在幾畝地上播下種子。馬維斯與我再在那青鬱的森林間漫步，晶綠的青茵及金黃色的原野在眼前擴展。

有一天，我們在個小瀑布旁野餐。馬維斯的散髮披在肩膀上，她的藍眼瞳充滿了無邪的歡愉。看來她根本就不像個當間諜的人。我不得不一再提醒自己，她與我的各自身份問題。

「比爾，」她坐了一陣子，說。

「甚麼事？」我說。

「沒甚麼。」她拔了根草，說。

我猜臆不出她的心事。她的手靠近我的，我們的手撞在一起，緊緊地握着。

我們沉默了一陣子。我從來沒有這麼快樂過。

「比爾？」

「甚麼事？」

「比爾，你可曾………」

她要說些甚麼，而我要如何回答，這些我永遠不會知道了。因為那時一陣噴射器的噪音打碎了我們之間的靜寂。從天空降下來一艘太空船。

◆◆ ◆◆ ◆◆ ◆◆ ◆◆ ◆◆ ◆◆ ◆◆ ◆◆ ◆◆ ◆◆

駕駛員，艾·華勒，是個滿頭白髮，戴着頂底垂的帽子，身穿軍用衣的老人。他是「格一浮」清潔劑——一種在星球上用來淨水用的化學品——的推銷員。我不需要這種東西，所以他道謝後就離去。

但他走不遠。他的機器翻了個身，就停了下來。

我檢查下他的機器，發現它的「芬尼」活門損壞了。我用手工具得花上一個月的時間才能替他做個新的活門。

「這可麻煩了，」他低聲地說：「我想我不得不留下來了。」

「我想是的。」我說。

他歉意地望着他的太空船：「真不明白它怎麼會這樣。」他說。

「可能你用鋼鋸把它損壞了，」我說，然後走開。我已看見了那些痕跡。

華勒先生假裝沒聽到我的話。那個晚上我聽到他用星際發報機——操作性能很好——作報告。他的公司的辦公室——令人感到驚奇地——並不是「格一浮」，而是中央情報局。

◆◆ ◆◆ ◆◆ ◆◆ ◆◆ ◆◆ ◆◆ ◆◆ ◆◆ ◆◆ ◆◆

華勒先生是個很稱職的農夫，雖然他大部份的時間拿着記事簿及攝影機到處亂逛。他的出現策勵了萊克的工作，馬維斯和我也停止到那青悒的森林去散步，所以我們沒有時間再回到那黃金色及青綠色的草原上，去完成我們未完成的談話。

我們的移居熱鬧起來。我們有更多的訪客。一對從區域情報局來的夫婦到臨，他們偽稱是巡迴的水菓收購員。跟着他們之後，是兩位從行政情報局派來的偽裝為攝影家的女密探。接着是個年輕的記者，他的真正身份是「艾達荷」太空土氣振興局的特派員。

他們每個人的遭遇都是在他將要離去之時，「芬尼」活門就損壞了。

我不知道我是該感到驕傲還是羞恥。半打以上的特務在偵察我——但他們每一個都是二流角色。然而，在我的星球上住了幾個星期後，他們竟醉心於田園上的工作，以致他們的偵察工作都完全疏忽了。

我感到苦澀。我感到我已成了他們訓練新人的工具。我是個嫌疑犯，但他們派來偵察我的間諜不是年紀太老，就是太年輕了。不夠效率，笨頭笨腦，或是成不了大事的人。我覺得我像是個二流的嫌疑犯。

但這並不使我太苦惱。我有我的地位，雖然我很難明確地解釋我的價值。我比在地球的我更快樂，而且那些間諜都是可親而又合作的人。

我們的世界是快樂而又安全的。

我想我們能如此永遠生存下去。

◆◆ ◆◆ ◆◆ ◆◆ ◆◆ ◆◆ ◆◆ ◆◆ ◆◆ ◆◆ ◆◆

然而，有一個晚上，他們有不尋常的活動。一些似乎很重要的情報傳來，所有的收報機都開着。我不能不叫幾個間諜合用收報機，以免我的發電機因不能負重而燒毀。

最後所有的收報機關掉了，然後這些間諜集在一起開會。他們壓低着聲音開了幾小時的會議。第二天早晨，他們全部集合在起居室。他們拉長着臉，很是憂悒。馬維斯走上前代表他們發言。

「發生了嚴重的事了，」她對我說：「但我們必須先向你表明：比爾，我們每個人都是僞裝的，我們都是政府的間諜。」

「呵？」我假裝吃驚，我不想傷害他們的尊嚴。

「是真的，」她說：「我們都在偵察你，比爾。」

「呵？」我說：「連你也是？」

「連我也是。」馬維斯傷心地說。

「但現在這一切都過去了。」萊克插口說。

這使我震驚。「爲甚麼？」我問。

他們互相對望，最後，華勒先生提那起了老皮的手撫摸他那頂黑帽子的邊緣，說：「比爾，最新的測量發現這一帶的太空並不屬於美國的。」

「屬於那個國家的？」我問。

「鎮靜些，」馬維斯說：「你會明白的，這一區域在國際測量時被忽視了，所以現在沒有一個國家是這區域的主權國。而你，是第一個在這星球定居下來的人，所以這兒幾百萬哩內的太空都是屬於你的，比爾。」

我吃驚得連話都說不出。

「在這情況下，」馬維斯繼續說：「我們沒有權利留在這兒，所以我們即刻要離開此地。」

「怎麼離開？」我喊道：「我還沒有把『芬尼』的活門修理好啊！」

「所有的間諜都備有『芬尼』活門及鋼鋸片，」她輕聲說。

• • • • • • • • • • • • •

看着他們各自走向他們的太空船，我可以預想到未來日子的孤獨。政府不再會偵察我。在夜晚我不會再聽到腳步聲，轉過頭時不再會發覺有張間諜的臉跟在我後面。不會再有「吱吱」作響的攝影機打擾我的工作，或是二毛貨微音機的噪音來為我催眠了。

然而，我更同情他們。這些可憐的、虔誠而又笨拙愚蠢的間諜，一旦回到那個匆忙，高效率而競爭性的世界時該怎麼辦？他們能否找到一個像我一樣的嫌疑犯，或是一個像這星球的地方？

「再見了，比爾。」馬維斯伸出他的手，說。

我望着她走向華勒先生的大空船。就在這時，我突然發覺她不再是派來侦察我的間諜了。

「馬維斯！」我叫道，同時向她跑去。她急忙走向太空船。我抓住她的手臂。「等一下，在我的太空船時，我就想告訴你這件事。」

她想掙扎離開我。我非常不經最毒舌地喊道：「馬維斯，我忍不住要告訴你，我對你太失望了，我就要告訴你一件事，在野餐時我也想告訴你。」

她忘乎所以離我而。我非常不願意愛兒地喊道：「馬羅斯，我愛你。」
她在我的擁抱中。我們接吻，我告訴她這裏就是她的家。她的家就在這個有青鬱森林，
萬古及青綠色原野的星球上。在這裏我有一

沒有綠色原野的星球上
她更顯得說不出話來

馬維斯留了下來。萊克重新考慮下。華勒先生的蔬菜就要可以收成了，所以他要留下來照料它們。其他的人也願意工作，但不得不回家。

是以我就成了統治者，皇帝，獨裁者，總統或是任何我喜歡的名銜。很多間諜就開始從每個國家，不間斷地前來，我會把他們全部殺掉。

爲了這些人物，我不得不開始入口「食物」。但其他國家的統治者都不大願意給我援助。他們說：我們沒有錢。

我沒有話多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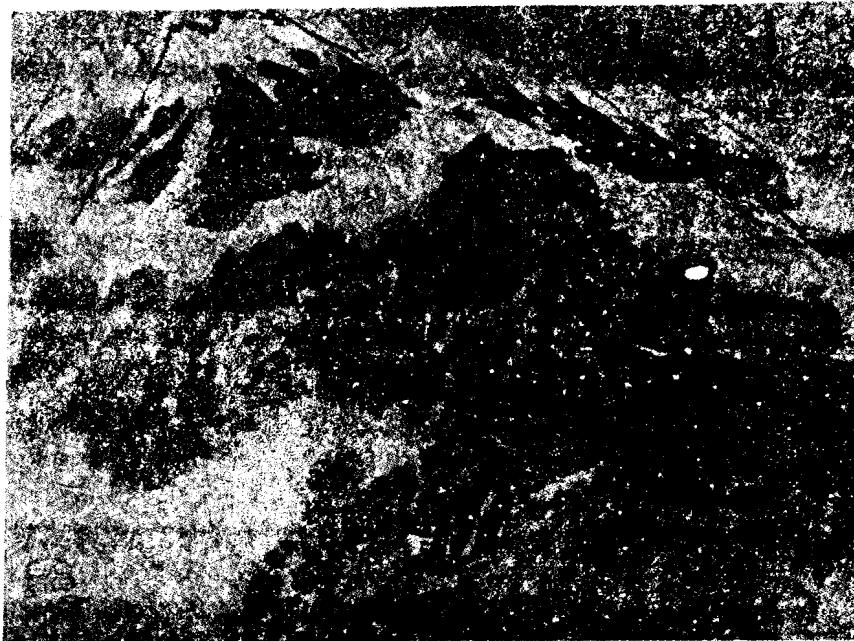
我沒有誘惑他們，我可以發誓。是他們自己來的。
我不能被殺，而且沒錯。

我不能辭職，因為這地方是屬於我的。我又不忍心把他們趕走。我真的是自己墳墓了。

你或者以爲既然我的全部人口都是以前政府的間諜人員，我就能駕輕就熟地組織個政府來。但不可能，他們根本就不合作。我雖然是星球上這些農夫，牧羊牧牛人的主人，而且我們永不會飢荒。但這還不是主要的問題。主要的問題是：我該如何去統治？

因為沒有任何一個人願意爲我當間諜去偵察別人呵。

上山去



黃學海

清晨醒來，耳邊清晰的傳來一聲接一聲的鐘聲。這串以往一直彷彿在夢中聽聞的朗朗清聲忽然變得真實了。天還沒亮，這個凜凜的清晨，我匆匆起身漱洗，都是因為要趕搭火車回百哩外的家呢，才便聽見了這事動人的鐘聲。鐘聲傳自新居後面的小山，山上有座印度廟。遠遠的望去，只見方方的小建築物座落在那裏，喜樸無華。

我們搬來這新居已近一個月了，每天，都睡到近八點才起床，匆匆趕去上班。在睡夢中，隱隱約約的會聽見有鐘聲自山頂傳來。這座廟，不知是怎麼的一番模樣？我有時在暮色裏歸來，遠遠的就望見它在那裏，透露着神秘的色彩。

我知道，這附近是有柏油路可以直達山頂的，除了廟外，那裏還有個蓄水池。但我從沒走過，也不知道路口在那裏。

有一個晚上，我從街上回來，就快到住處的時候，一輛德士忽然在我身旁停下。司機是華人，他探出頭來問路：「怎麼上山呢？」

「也許是那條路吧？」我說。「但我沒走過。」我指給他看。那條路就自我的住處前面經過，然後消失在幾十碼外的彎角處。而我一直認定那便是上山的路了。

「那條路不通啊。」司機卻這麼說。

「啊，那我就不知道了。」

說着話時，德士裏坐着的那個印籍老人卻探出頭來了，氣急敗壞的說：「那廟，廟呀……」蒼老的聲調裏，又帶着幾分失望與無奈。我歉然的笑笑，眼看着他們失望的離去。心想，他們一定找尋了許久了吧？

事實上，我是對山上的景色十分好奇的。整個八打靈就只有這麼的一座最高的小山。據一些上過山頂的人說，站在山頂，就可以俯瞰整個八打靈呢！還聽說山上有道小瀑布，隱匿在林子裏；也不知是真是假，因為我又聽人家說，山上除了座廟，就甚麼都沒有了。我的好奇心就這麼日漸滋長着，但仍然沒上過去。

每天清晨我走路去街上搭巴士上班，傍晚乘着暮色歸來時，都看到那山，平靜的橫臥在那裏；還有那看上去小小的廟，十分莫測高深。會不會有個老和尚在那裏居住呢？好像傳說中的少林寺那樣，晨昏有人練武參禪？但那是間印度廟哩，或者，就是一個瑜伽大師吧，在那裏落腳苦修，唸着「唵」字真言，尋求光明的解脫？有時夜裏遲歸，看見山頂瑩白星散的燈火，但總在大約十點不到便熄了。也許，那是安寢的時刻了吧？而山下的人們卻正活躍在夜生活裏，在戲院中，在夜總會裏，在街道上，在電視機前……風月場所裏，燈紅酒綠，虛偽的笑聲哭聲正四處泛濫呢……在夜色中，我倦怠的歸來，輕輕仰首，就這樣凝視着山上已入眼的燈火。回到住處，更衣後，走出露台，遙望城中明媚的燈光，然後，回到房裏看些書，聽聽歌，在夜深時睡去。

於是，有一天黃昏，我們便要上山去了，沿着那條路走，便到了山腰，路盡處，便是上山的小路了，斜斜的穿過一山的芒草向上。可是，走到這裏，天色已沉沉的黑了下來，暮色已濃，夕陽已漸消逝。上不上山呢？不上了。於是，便回到了住處。這一次登山失敗，卻也不無收穫，那便是知道了路向，以後要上山，只須依循着這條路，走上去，便可以抵達山頂了。

是另一個黃昏，我和朋友踽踽而行，沿着那一條路，走上山去。山路頗為傾斜，兩旁是芒草，有不少石子。路面被雨水侵蝕得深坑淺坑處處，並不好走。但我的心卻興奮了起來，三步當兩步的一口氣連跑帶跳，氣喘吁吁，終於走完了這一段路，吁了幾口大氣，看見自己站在柏油路旁。是了，沿着這條柏油路，就可走上山頂。

這裏雖只是山腰，卻也可以看得頗遠。八打靈市的大小洋房都在腳下了。還有車輛往往來來。但是，站在這裏，我們的視線所見卻只是西方，可以看到紅色的太陽徐徐落下去，落下去，把雲彩都染上了一片羞紅。至於東方、南方、北方，卻被擋住了。我們還得再走上去，走到山頂，才能看完四方的景色。可是，路還頗遠吧？站在這裏，我們卻望不見廟了，只看見一片山壁，有幾個人在那裏站着觀望。

走上去吧，走上去，看看山頂是怎麼一番模樣。我的心裏有一種聲音在急急呼喚。於是，我們便沿着那條柏油路走，轉了兩個彎，山頂的景物便驀然出現在眼前了。有一座蓄水池，座落在一個黃禿禿的小丘山，再上去，另一個小丘上，便是那廟了，小小的，佇立在那裏。有棵樹，筆直的向上，枝葉四向茂盛的伸展，就在廟前。而那廟，是座小廟，前面有一個四面沒有壁的亭，四週空曠，但左旁有幾間小屋，大約是僧侶所住的吧。

沒到那廟前，我們先爬上了蓄水池頂，涼風習習，東南西北方的景物都落入眼裏了。站在這裏，可以看到舊巴生路邊的礦湖，可以看到已經亮起的高速大道的橙黃燈火，可以看見都門，那一座繁華的燈火的城，還有遠遠的，遠遠的閃爍着稀疏星光的城……風兒拂入心裏，許多已逝的記憶，都在這一剎那間，輕輕的浮現，我觀望見自己過去的身影，走過的路，他在那裏燭燭的笑，我在這裏黯然的笑。天色變暗突然暗了起來。我們還沒到那廟去哪！

快步沿着小路走上另一個小丘，來到了廟前。乾淨的土敏土地上，飄着一兩片落葉，有個只腰紮着白布的年青印人，正拿着一盆水，四處揮灑。我忘了脫鞋，走上台階，想去看看供奉的是何方神靈，那人趕忙提醒我，然後再揮灑了些水。脫了鞋，我在亭內打了個轉，那裏只有幾尊印度神像。也沒有人在那裏參禪或苦修。只有一個有着一把長白鬍鬚的印人，大約五六十歲，坐在一旁，頗有道行的樣子。

我是有些失望了。

怎麼沒人在這裏禪定修行呢？也沒有人在那裏說法或膜拜。地是冰涼的，一塵不染。我恭敬的輕輕走下台階，無論如何，這是個清靜的場所，有神，這山也靈，無神，這山也靈，禪不是坐的，法也無法可說，大地山河，萬物原本都在說法，人人是佛，只要識得自性……既然如此，我又何必攜帶期望而來，又緣何讓失望彌漫心頭呢？

走到廟前，看到四方形的石盆裏種的樹，高高的覆蓋着廟頂的一角。這樹就是剛上到山頂時望見的樹了。遠遠看這樹，並沒甚麼出奇。如今一看，才覺得驚奇，原來這樹不是一棵，而是兩棵，從根部開始糾纏着朝上伸展，上半部份的林葉，卻是各朝一方生長，一半是掌狀的菩提葉，一半是疏疏的小葉，不知是甚麼樹。我的一個朋友曾告訴我，菩提樹有兩種，卻不知這一半小葉的樹木是不是也是菩提？看到這樹，卻令我想起許多纏綿悽淒的愛情故事。

了。

「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愛情，是甚麼呢？是真是幻？似幻似真？夕陽漸漸沒入西方的雲海裏。天色沉下了臉，景物都蒙上了一層淡淡的煙幕。黃昏即將過去了。那麼迅捷。一個人，到了暮年，坐看夕陽西沉，不知會不會有種虛幻的感覺呢？彷彿自己曾經擁有過許多，又彷彿都不會擁有過。一生似煙，似霧，隨着黑暗的來臨，淡淡隱逝。

我就這麼思忖着，同朋友沿着柏油路下山去。這條路，只有上半段是走過的，下半段卻是全然陌生。然而，就這麼走着，我們到了山腳，站在路口，是陌生，也是熟悉，原來那是加星路的某一個出口，還有一個牌，寫着這是上山的路呢。我以前不知道，是因為我不會來過。我們想着山上的景物，也是因為我不會上去過。

如今，上去下來，站在露台上，凝望山頂星散的燈火，回想適才的放眼所及，思緒的流轉，宛如走過了許多的日子，許多的路，想過了很多事，見到了很多溫柔的人和事……我知道這一座山上的景物了，也知道，自己心裏的景物了。

這以後，我的心裏恒然有一座山，屹立在那裏，就像那間廟，屹立在那小山頂一樣……

心情

周清嘯

寂寞，總在午夜過後

襲上心頭，一如風和露

給人冰涼，最終成了瑟縮的寒

平安夜，教堂的鐘在响

唱詩班正在報佳音

而海上的夜已深沉

露營的人已倦累

沒有人要守一次天明

掇拾晨曦透過葉隙的喜悅

在濤聲輕輕，寒意微微的子夜

尋夢，有多少意盡闌珊？

無奈是獨醒的心情

一如欲放舟而正逢退潮

那個清醒的，該如何訴說

為一個字，可以終夜不寐

可以竟日兩處奔波，忙裏偷閒

惺惺熙熙，只想多相聚一次

多見她一次笑臉

多聽她唱首歌

多戴她一次往返……

想着那柔軟的沙，微溫的手

四行并行的足跡

初次并肩的促膝

該有一首歌來唱起

該有一首詩來憶取

而平安夜有雨滴落

她說：「海灘太濕……」

我沒有堅持，只好獨守着燈

畢竟拒絕是令人心傷的

若我堅持而不被接受

可以叫人追悔一生

若我堅持，而她接受

去沙灘上眺望漁火

亦可以叫人痴迷一世……

而平安夜，一切一切

為一個人，而獨坐終夜

寂寞，總是在笑鬧過後

沒有人和你走沙灘

獨自一人思想時，襲上心頭……

而平安夜的露營
上半夜的笑鬧與歌舞
是大家的記憶
下半夜的沙灘與濤音

該是兩人的秘密
於是說：「去走海灘吧！」



直叫人生死相隨

曠極洲

深夜對坐，一室寂然，他正疾書一封長信給遠方的兄弟，而我，給兄弟的信已完成，默然望去，黝然望出去，黝暗的夜色中，對戶瑩藍的燈光透出玻璃窗，帶着一片幽淡的光影，不知為誰而照亮。夜深了，燈猶亮，人仍在，他還在寫着給遠方兄弟的長信，而我，給兄弟的信已寫完，像風平浪靜時小舟輕快地劃過水面，輕易地渡過兩岸。燈猶亮，我仍在，在一室寂然中清醒地想，想還有一封信還未寫，留在心中的一封信，一封文字無法完整表達、文筆刻劃不了的，也不知寫下來該不該郵寄，抑或當面交呈給她的信。

信中自有不眠的傾訴，自有思念縷縷的交痕，但我該如何下筆，該如何讓她讀時而不感覺驚愕與唐突？該如何讓她自然地從心中泛起一些漣漪而又不攪亂了一地盈盈春水？呵左思量右思量，沒有半點成算，而思念是一條咬噬着心的蛇，令人終夜難眠，思念是一條牽動的繩，牽引着人要清晨早早出門，去見她一面。

朋友笑稱說這是痴迷，痴迷是怎樣的呢？見着她心中自有一陣欣然，兩人相對時不自然，算不算呢？願陪她走長長的路，願為她挽行李買東西，又算不算呢？戀愛是甚麼呢？是不是兩情相悅，如風吹樹葉搖的自然？還是如張錯的『偶然』所寫的一樣：

多麼容易說的一句話，
多麼容易感動的一個名詞，

甚至可以午夜飲泣和追悔，
 可以清晨奔出屋外
 面對冰雪溶解的初春，
 橫眉冷顧天下——
 爲的就是一個情字
 就準備拼盡一生的筆墨——
 去搜尋那偶然的剎那，
 花朵無聲的怒放，
 河流急促的湍折，
 山脈驚心的倒影
 手的相握，
 頸的相觸
 眼睛動魄的相遇，
 之後，就冒昧的付出了一生
 漫長而無奈，
 惘然而不安，
 一生，只有一次
 而情字，是否只寫一次？
 只朗誦一次？
 只吟哦一次？
 一死，亦只有一次，
 是否只許是一首詩歌的重疊？
 只許反覆着一種的主題？
 一生的豪情可以任意的揮霍，
 一生的愛情卻是孤注的一擲，
 所以，無論是發生或憶及，
 感動或飲泣，
 無數次當時的惘然，
 名份卻只有一種。

好一個「甚至可以午夜飲泣和追悔／可以清晨奔出屋外／面對冰雪溶解的初春」，此情此境，不正是自己的寫照麼？每個清晨驅車前往看她，只有個小小的盼望，盼望能見她笑吟吟，能和自己多說幾句話；有時見不到她，心中惻然，有時見到她彷彿一陣輕盈的風，吹過而揚不起自己一片衣鬢，心中黯然，真可以午夜欲泣和追悔，有如一朵欲放的花蕾被禁錮在寒冬裏……。

午夜的追悔呵，也許當在意一個人時，那個人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都會牽動心弦的，正如她的一顰一笑，自己都會牢記在心，於午夜人靜時細細咀嚼，而也時常因一句話，在午夜回想起來倍覺溫馨，或者傷心。追悔的是甚麼呢？有時自己無意的一句笑話，講時不覺甚麼，過後想起來才感到坐立不安，會不會引起她不快？會不會惹起她心傷？患得患失的心情宛如一張網，緊緊縛住了自己，真是可以午夜飲悔和追悔，獨自對着幽暗的窗外而不眠。

森珍

漠北羊



(一)

我和員工們以二百哩外的大城，把拖拉機等農具運抵于魯于魯草原時，太陽已偏在神山的西部。天地金黃，就連那潺潺的小河水也染上了金光，遠望猶如一條活動的金帶，奇彩綺麗。晚風吹在身上，冰涼非凡，我覺得好舒服，也一眼愛上這個地方。在今後的六個月時間裏，我要好好地欣賞這山川的秀麗，草原的晨昏。

于魯于魯草原不是遼闊，但卻是狹長。從神山的那邊狹狹的一片，向南伸展過去，總數為二千英畝的草原。平地間流過一條小溪，兩岸長着野草。我負責的工作是把野草犁去，然後種上牧牛草，這是海風機構的另一項土產企業。計劃中要飼養上千頭的牛隻，如果條件許可的話，將在河下游的地區飼養鴨群，當副產品。

我迎着夕照的光輝，走向我們寄宿的房屋，晚風冰涼，在心中，我盤桓着該如何去進行我的工作。

「大偉兒，我要開始做飯菜啦！」火頭工老張，揹着個大鍋走向小溪，他看着我問：「你看這溪水可不可以拿來造飯菜？」

「沒問題吧！」我說：「就拿來當食用！」

老張跟着我們東奔西跑已快十年了，是個好炊事，也是個好參謀，況且夜晚裏又給同事們講些陳年古怪，未見經傳的奇事，調劑疲勞的身體，是工場上不能缺少的好人物。

「大偉兒啊！你看這場工作該怎麼進行呢？」老張一面洗鍋裏的米一面問。

「你的意見呢？」

「最好從下游先犁起，免得弄污了溪水，沒飯吃。」老張說。

我想了一會兒，認為他的意見很好。

「好吧！明天就從下游那片地開始。」

「我看，我們這一趨來到這兒工作可要加倍小心啦！」老張忽地注視河岸邊的泥濘地，慢條斯理地說。

我有一點兒緊張，也往那邊瞧去。「為什麼呢？」

「你看！」老張指着那泥濘中的小圓窟窿說：「這是虎行的痕迹，這裏虎腳錯綜交雜，說明老虎到這兒來喝水。」

老張不愧是個行萬里路見各樣事的人。那些高低不平的泥濘面，果真的是虎迹。

「我們是不是帶了獵鎗來？」老張問。

「有兩杆」我說：「就在我車上。」

「今晚可要好好看守。」他說：「我也會開鎗！」
 「那更好！我留一把給你。」

老張提了水造飯去了，我在小河岸邊徘徊。在暮落蒼茫的草原，涼風陣陣，歸鳥成群。西際紅霞佈滿天空，幾隻蒼鷹正在盤旋飛翔。草原的小屋昇起一柱炊煙，在晚風中蠕動升空，這種景色，真使我留連忘返。在想像中，我彷彿看到了牧童趕着牛群，走在回家的路上，必似乎聽到了牛的叫聲。

驚地，下游嘩然笑聲，我轉過頭。

「大虎兒，快來呀！我們抓到了水鼈。」員工小強高聲叫我。

小強和大明把水鼈拖上岸，看來有二十來斤重。

「叫老張燒一鍋香鼈肉！」小強說。

「天黑了，等明天吧！」我說。

「大虎兒。」大明說：「這小河裏的魚群很多，不過……」他吱唔了一會兒說：「這裏也有老虎行動的足跡。」

「我知道了，剛才老張已告訴我，要我們小心，我們帶來了兩把獵鎗，可以壓一壓這老虎。」我說。

我們把這倒楣的水王八拉回宿舍。老張已把飯菜弄妥，他見到了水鼈，高興得不得了。

「你們去吃飯吧！我來把牠燉藥吃，這是海味中的一種，今晚各位福氣好！」老張把那可憐的傢伙往火炭上一翻，殼向火，四腳朝天，只見牠嗤嗤作聲，卻爬不上來，不多一會兒，殼離身體。老張開始剖腹切肉，放進大鍋去。

我們吃過了晚飯，坐在小屋內休息時，就聞到了股股的肉香從火鍋裏溢出來。

老張叼着煙，走過來坐在我身邊。他提起攔在桌面上的一管獵鎗，小心地把玩。

「看到了這種鎗，就令我想起了過去的一件事。」他說。

聽他這麼一說，大明小強亞四小八鬼和我都抖擗起精神，想要聽他的故事了。

「甚麼事？」大明把椅子湊近老張身邊，蠻興趣地問。

「是這樣的！」他彈彈煙灰攏下鎗，說：「一九四二年的三月，我當時整二十歲，我媽給我在另一個鄉下訂了一頭親事，可是我沒辦法去把老婆娶回來，因為日本軍已經橫掃我們這個國家。三月的那一天，鄰居李川從我老婆的鄉下到來，他告訴我，我老婆住的那個村落，已給日本軍蹂躪，很多人死在鎗下，但也有一部份人受重傷。他說他沒有我未婚妻的消息。大屠殺的動機起因於村民們反抗日軍到他們的豬圈抓豬。」

我聽了那消息真得是坐立不安。當晚，我偷走了我老爸的那管自製獵鎗和十發自製子彈，獵鎗的模樣兒和這管一樣，可惜性能卻差得遠。我翻山越嶺，曉宿夜行，在大森林中摸向我未婚妻的家。就在我要抵達我未婚妻的村落的山林裏，我遇到一隻大山君正在追趕一群四處逃避的野豬，我一時不及逃走，只好拿起那管獵鎗向山君轟去，可是一發子彈轟不倒山君，我又接二連三地轟，到第四發的時候，我聽得一聲巨響，看到大山君往地一倒，背部染了鮮血，然後又大吼一聲跳起來向山林那邊逃去。

我埋怨自己的子彈不夠勁，射不穿虎皮，於是再要塞進一發子彈，可是我嚇了一跳……」

老張拿起杯，呷了一口茶。大明為他斟上，緊張地問：「為甚麼呢？快說。」

「我那把鎗的鎗管已經不見了。」老張說。大伙兒高聲大笑。

「為甚麼呢？」小強問。

「已經爆裂了。」老張說：「我忘了那是腳踏車的圓柱，耐不了熱，每發一枚子彈，要等鎗管冷了，才能再發，可是我卻連二接三不停地發，結果只留下個松木製的鎗吧。」

「有沒有找到你老婆？」小八鬼問。

「沒有了鎗，我不敢去尋找。我托着鎗把回家，給我老爸一陣臭罵。他說，他花了好多的功夫才弄成一把鎗要獵野獸，可是這一回卻沒有野味吃了。」

「你有沒有看到你老婆？」大明問。

「後來的消息證實，她和家裏的人，全死在日本軍的鎗下。」老張點了根煙，吐出長長的一柱白煙說。

我們看着他好一會兒，都默默無言。
「啊！是吃補品的時間了！大伙兒來吧！」老張說。

(二)

草原的第一個夜晚，我和老張都睡得不舒服。

當凌晨三點響過後不久，我聽到我們屋邊有甚麼東西在走動，我不曉得那是甚麼東西，往板縫看出，下旬月色下，只見兩顆藍寶鑽石的東西在東張西望。我搖醒老張，他有點緊張地說，那是老虎的眼睛，如果是野狐，眼色在燈光下是紅的。

老張說得不錯，不久，我們聽到老虎的吼聲來自小河邊。

「天亮了，山君要走了。」老張說：「再躺一會兒吧！」

我沒有意見，只在考慮着工作時的安危。我的經驗告訴我，雜草叢生有河水流過的平原，大多有老虎出沒。虎少在高大的叢林下居住，原因如何，我不懂。而現在，我們身處之地正是虎穴。我打定主意，要把這隻山君趕盡殺絕，否則工作於有危險。

天甫破曉，薄薄的晨霧罩着草原，我們的拖拉機已發動，向指定的工作地點分頭開去。

草原之晨是美麗的，薄霧輕飄飄四處彌漫，野杜鵑在平原上怒放，晨風中散露着清香，是新鮮的，是壯麗的。草原的布穀鳥此唱彼和，似乎是叫醒萬物。這時候，燕兒出動了，牠們在平原上打斜飛掠，歡天喜地歌唱。平原上，野兔四處覓草，牠們對周遭的一切似乎不受驚動，總是那麼悠閒地啃着草葉。晨光透過薄霧，照射在大地上，慢慢地，薄霧散失。啓幕了，美麗的草原。遠遠處，傳來了我們五輛拖拉機劃破晨空的聲音。

我坐在小屋處，推開帶來的工程圖。我在想，如何種植熱帶的牧草，才能把全部的工程在最短的時間內趕完也同時取得好效果。

根據過去的經驗，新的土地只需犁一遍就可以下種，可是這裏雖也是新地，覆土植物卻太多，斬草必除根不然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野草將會有喧賓奪主之勢。

我正在為今後的工程深感困難的時候，突然間，河下游的不遠處傳來了拖拉機的喇叭聲，這是緊急的訊號。我站起身，往那一邊看去，正見一隻野獸從草面飛竄向森林。我下意識地覺得，拖拉機員發生了事情。

「老張！老張！快提鎗跟我來。」我緊張得不得了。

老張雖已六十開外，可也是身手敏捷。他一面塞子彈，一面奔向車子。我快速把車子開到河下游，煞了車，只見大明臥在車座上，滿身鮮血。

「大明！大明！」我把他扶起來。大明喘着氣：「發生了甚麼事？」

「我碰上了老虎！」他說：「給抓傷了。」

我立即明白方才所看到的是老虎。我往車那邊看去，在雜草叢中似乎留下了個老虎吃剩的獸屍。

老張往草間放了一鎗，走過去把那殘餘的獸屍提起來。

「大虎兒！大虎兒。」他有點緊張：「這不是野獸，看來是人的胳膊。」

「那……。」我說：「攔着！我們送大明去醫院。」

大明臥在車廂裏，有氣無力地呻吟。我擔心有甚麼意外發生。

醫院距離我們工作的草原約二十英里路，車子在顛簸的山路間奔馳也得花一個鐘頭。當我們把大明送到醫院時，他已面色蒼白。所幸經過醫生診斷，只是傷及皮膚和失血，沒有生命的危險。

我和老張放下了心裏頭的負擔，給大明買了些日常用品，就告辭回草原去。

「他媽的，我一定要趕盡殺絕！」床上，老張很生氣地說：「其實昨晚上該一鎗幹掉牠，是牠自己送上門來的！」

「我知道，可是俗語說，人有傷虎心，虎才有傷人意。」我告訴他：「大明是搗毀了虎穴才會出事的。」

「不過，這下子，我們得先下手為強！」老張忽地想起了甚麼，說：「方才見到的那東西，我肯定は人的胳膊，以膚色和地點來論，可能是原住民的。」

「草原邊的森林真的有原住民？」我問。

「很難說，看來該會有的。」

「那！那條胳膊又怎麼會落在虎口呢？」

「很可能其他的身體已經給老虎啃光了。」

我打了個冷噤，真可怕。

回到草原，員工們已圍集在住宿地方，他們焦急地問起大明。當每個人聽了大明虎口餘生，齊聲說老天保佑。

「今後工作要非常小心。」我囑咐員工們：「如果遇上了老虎，以拖拉機剷死牠，記得防範一切可能的意外。」

用過午飯，各自回去崗位，我頂替大明的位置，在河下游獨自犁地。

那裏的野草高，窩藏着各種的野生動物。拖拉機的犁盤拉過，連根拔起雜草，也搗毀了野生動物的巢穴。野狐、山貓、山兔以及其他少見的動物，死的死，逃的逃，全沒有了家。

接近傍晚的時候，我忽然聽到長峽谷的那邊傳來了人聲，他們高聲呼喊，好像在追趕甚麼的。我想，那該是山胞們在趕野豬或甚麼動物。

那晚上，吃過晚飯，我和老張按定計劃行事。揹着兩幹鎗，從小河下游巡邏至上游。老張經驗豐富，往可疑的草叢開鎗。雖然不至於百發百中，可也殺死了許多無辜的小動物。

草原的深夜，夜涼如水，月光如冰河般地瀉傾。我和老張點上了燈，坐在小土墩上，面向不遠的長峽谷。

老張忽地輕笑了起來說：「防賊不易，捕賊更難。這遼闊的草原，誰知道那吃人的藏在甚麼地方？」

「說得不錯。」我站起身：「不如回去，讓牠自己送上门來。」

我們爬下土墩，忽地，長峽谷傳來了噪聲，我們又爬上土墩。長峽谷火把照耀，有人在狂呼追趕甚麼的。

「看來是土人在追趕野獸吧！」老張說：「他們叫得多淒厲，上去看看。」

我們跳下土墩，在草叢間艱難的前進。

我斬掉迎面的一棵矮灌木，準備跳過去時，驀地，一隻野獸從我和老張的頭頂飛過。我嗅到一陣腥味，本能地脫口而出：「老虎！」

老張應聲「對，是老虎。」我們轉過身舉起鎗，正要開火，一批土人已舉刀奔向正要躍起的山君。微明的月光下，我們看見其中一個身型瘦小，皮膚白皙，他右手上白閃閃的長刀，左右飛舞，直逼向山君。這時趕來救援的另一批人還在後頭，情勢萬分危急。

兇猛的山君在利刀之下，不肯坐以待斃，牠露出白齒，伸展利爪，也左右迎敵。那揮刀的人的手臂給虎爪劃了一道道的血痕，看來他已招架不住了。我衝前一步，逼向山君，瞄準方位，迅速地連發二鎗。只見老虎凌空躍起，作垂死的掙扎，然後撲直在十多呎外的草叢上。

揮刀的人衝了過去，一刀戳穿了老虎的肚皮，又起手，很辛苦地喘着氣。我們驅前，這才發現，揮刀進入虎肚的人是個很年青的女孩兒。

她抬頭看看我們，用國語說：「謝謝你們，謝謝！」

「你們從甚麼地方把這頭老虎追趕過來？」我好奇地問。

「從我們的部落。」她一面喘着氣，一面說：「這頭虎傷了我們好多人，前晚，我大哥的一條手就給牠咬斷帶走，今晚又到來突擊另一位女孩。幸好給我們發現，把牠擊傷了，要不然，真沒辦法殺死牠。」

這時我想起了看到的那條東西是人的胳膊，老張的判斷準確無誤。

「你的傷勢嚴重嗎？要不要到醫院去？」我問。

「不嚴重，我們有藥。」她說。

這時大伙的山胞已圍上來了，在火把照耀下，我發現好一些山胞的皮膚是白的，另一些是黑黝黝的。站在我面前跟我們說話的是位女英雄，非但皮膚白皙，身段苗條，更長得高大壯健，漂亮非凡。我見過好多的山胞，但像如此清秀漂亮的，卻是生平第一次。

一位年長的走向她，揭開一罐甚麼東西，用手向罐一抹，把罐內的東西塗在她的傷口上。我聞到了藥香味兒，是辛辣的。

「你們是來打獵的？」她問。

「不是！我們承接工作，把這平原的野草犁去，然後種上牧牛草。」我說。

「哦！我明白了。」她說：「今後，我們要合作除去這裏的危險動物。我叫伊娃兒，是土司的女兒，我們住在草原盡頭的山谷裏。有時間到來坐！」

我謝謝她，然後我介紹了我自己和老張，還有其他的員工們。

「今後，請你們多幫忙！」我說。

(三)

自從見了伊娃兒後，我心裏有着一種很奇妙的感覺，她的美麗和英武常在腦海中繁繞。見了一次，就殷切地想見多幾次。

可是草原上的虎蹤，並未因已除了一隻就可以讓我們高枕無憂。幾乎是每個夜晚，我們都可以聽到虎吼聲來自不遠的地方。想起了伊娃兒，我忘了老虎。可是一想起老虎，我又不敢想她，我真的很矛盾。

每一天，我們按時工作，按時休息，日子過得好寫意，我真有說不盡的歡喜。在我的計劃中，乾旱的時期約莫五個月，如果我們能在這五個月的時間裏把全部土地弄妥，然後在雨季裏種上牧草，就不必費那麼大的精神或者承擔其他的損失。

不過，草原雖平坦，但近山腳的地帶卻長着大片的矮樹，這些雜灌木阻礙了拖拉機犁地，按工作上的方便，一定要把它除去。

大明在還沒有給老虎傷害之前曾經這樣提議過，先聘多位員工，以短暫的時間斬伐高大的小樹和雜草。他的原意，我現在方明白，可能是野草間窩藏老虎。這幾天老張和小強也提起過。我想，為了安全和工作上的方便，有必要把他們的意見付諸實現。

星期六早上，我們又按時出發工作。這些日子來，每一部拖拉機除車手外，外加一位跟車員，因為草原雖然沒有甚麼阻礙物，但往往也有一些枯樹橫陳地面，要把這些移去，才能犁地。事實上，他是在協助和監視可能發生的事情。

太陽還沒爬上遠方的山頭，大地尚朦朧。我和小八兒已來到工作地。拖拉機的響聲混和早起的鳥噪聲，倒也別有一番風味。

我犁完了河邊的土地，把拖拉機開向山的那一邊。這裏枯木橫陳，雜草披地。

「大虎兒。」小八兒指着那些草對我說：「這裏頭可能是野獸的巢穴，快下來看看。」

我提起腿就要撓低引擎，突地，從那亂草叢中撲出一隻黑灰班紋的猛虎，往山上竄去，勢如快馬。我一驚，踩大油門，噪音作響。

「大虎兒，裏頭還有曉曉聲，可能有小虎在。」小八兒一面說，一面爬上拖拉機。

「那一邊？」我問他。

「前面的草窩。」他說。

我把長刀給他，要他防守。我踩着油門，掉轉車頭，把鐵犁片拉起，車身退到草窩不遠處，狠狠往下一按，車急速往前開動。我聽到一聲虎的吼叫聲。

「大虎兒，有一頭跑出來了。」小八兒緊張地拍我肩頭：「快走！相當大的一頭啊！」

我轉頭一望，鐵犁片鈎着一小塊虎皮，濕漉漉的血迹。一頭如狼狗一般大的虎正追着我們。

小八兒的臉鐵青，眼睛僵麻，是緊張也是害怕。他揮動那一把四呎半長的斬樹刀，嚴守那一頭小虎的進擊。

我們逃了一陣子，脫離了虎蹤地。

「還要不要去工作？」小八兒問我。他的全身都冒出了汗。

「不能再去了，雌虎會再回來的，而且也會報仇。」

我們回到了住宿地。老張驚奇地問我們出了甚麼事。我和他商量後，決定照原計劃進行一一斬伐野草，然後犁地。

「我現在就出去徵招工人，明天就可以工作。」我說。

老張吸了一口煙，吐出白煙霧。忽然，他拍一拍桌子。「你不必出去了，我們招聘山胞工人。他們比外面的人更行，至少遇虎不怕。」

我認真地考慮一下，也贊成他的意見。

我和小八兒幫老張作好午餐，囑咐了其他的員工們好好照料一切，就和小八兒老張往土著村的山徑而去。我們提着鎗，小八兒拿着那把鋒利無比的長刀，逢樹劈樹，逢草伐草，走了約莫三個小時才來到了伊娃兒的村落。

這山胞的村落依山而建，高聳的屋脊在樹林中若隱若現。屋與屋之間有小山徑，兩旁種着玉蜀黍、木薯等雜糧。往山坡下去，那裏有一泓清水，湖面積相當大，湖岸邊也種着一些農作物，由於距離太遠，看不清楚究竟是甚麼農作物。

我們沿着山徑向村落行去，經過一戶住家，幾頭瘦巴巴的狗向我們狂吠，我們停下腳步。「有人在家嗎？」我高聲問。

一扇小窗呀聲掀開，一位中年山胞探出頭來：「找誰？」

我告訴他。中年山胞走下矮梯，指着山坡的那一邊說：「那湖上邊的大屋子就是！」

我們對他說聲謝謝，又沿着山徑而行。一路上，我們看到許多的山胞婦女在山徑邊工作，有些山胞男人在造屋子。他們皮膚黑，身體健壯。

我們來到了大屋子，又高聲喚。不久梯前面的空廣地走下了一個老人，他留着鬚和鬍，兩眼有神，鼻樑高直，臉上的表情相當和善。

「有甚麼事？」他用國語說。

「我要找伊娃兒和他的父親答丁。」我說。

「我就是伊娃兒的父親答丁。」他微笑地說：「上來吧！」

我們坐在他那寬敞的走廊上，山風徐徐吹來，好不涼快。

「你們來到這兒有甚麼事嗎？」他問。

「我想到你們這兒來聘請工人。」我說。

「聘請工人？」他睜着眼問。

「是的！」我說：「伊娃兒知道我們在你附近的草原工作，我們這些日子來，每一天都給老虎嚇破了膽，所以想聘請你的村民為我們斬草，方便我們工作。」

「哦！」答丁拍拍額頭：「你們就是那一晚救了我女兒伊娃兒的兄弟。」

「是的是的！」老張裂着嘴說。

「伊娃兒去洗澡，就快回來了！」答丁說。「你們要多少工人呢？」

「大約四十位。」老張代我答。

「那工資又是多少塊錢呢？」

「你認為應該多少？」我反問。

「他們每一個上午都有工作，如果到你那邊去，應該是在下午。我看，以現在的行情來說，從下午二點工作到五點，三個鐘頭也應該要有六到七塊錢。」

答丁不愧是個能幹的村長，處處為他的村民着想。

我沉思了一會，望一望老張。「這樣好吧！就照你的意思，六塊半錢。」

「不過，我得聲明一句，我們不能全是男員工，或者有大部份是女的。」答丁說。

老張看看我：「沒關係。」

我正要說話，忽然聽到一陣女人的說笑聲，我聽不懂山胞話，不知道那些女人說甚麼。

「伊娃兒回來了。」答丁笑着站起來，朝着屋外喊道：「伊娃兒！救你的人來了。」

答丁用國語說，這幾句我明白。

一忽兒，我們聽到一陣急促的樓梯響。我轉頭一望，我眼前出現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孩。

伊娃兒一身白膚，濕沙籠裹着曲線玲瓏的身裁。露出了肩和背，停留着滑溜溜的水珠兒，白皮膚細膩油潤，叫人眼前為之一亮。

「大虎兒，你幾時來的？」伊娃兒聲調極富彈性，聽了為之一震。她大眼睛閃着油光，高鼻子下配個線條美麗的小嘴吧，說話時露出兩排白牙齒。她不但高貴美麗，也有一種懾人心弦的威嚴。

「我們到了好一會兒。」我說。

「有甚麼事嗎？」伊娃兒掠一掠潮濕的頭髮。

我把來意告訴她。

「好啊！」她聽後說：「幾時開始？」

「答丁說呢？」我轉向答丁。

「明天好嗎？」答丁回說。

「哪，你們坐一會兒，我換換衣服就來。」

伊娃兒去了一會兒捧着一些飲品出來，她換了一身相當新潮的衣服，身體上也抹上了一些不知甚麼牌子的香粉，不但美麗也香氣噴人。

「你們喝吧，我去召集村民。」

她在走廊的一個高掛空木桐上有節奏地敲了幾下。一忽兒，門前集合了男女老少。

伊娃兒以山胞語對他們說，許多人高興地舉起手，我不明白她講些甚麼，但從她的表情來看，她說得很認真嚴肅，也許是在鼓勵兼訓話。

伊娃兒說完了話，走進來對我們說：「明天將有四十名左右的男女工人去草原工作。」

「非常謝謝你。」我說。我們站起身，老張看看錶說：「已經四點了。」

「回家吧！」小八兒看看我。

伊娃兒和答丁會意。她說：「和我們一齊吃飯才回吧？」

「謝謝了！」老張說：「我們要快點趕回去燒飯做菜，其他的員工們要吃。」

答丁也笑着挽留我們，但我們有事在身無法遷就。

「既然如此，我送你們一程吧！」伊娃兒說。

我們婉辭，但她說：「我帶你們走一條比較近的路。」

伊娃兒帶我們來到湖邊，命令一位山胞以小舢舨划我們過去，她說：「這是來夢湖，神山的女兒。」

我們向伊娃兒招招手，她說：「以後從這一條路來。」

我知道這湖叫來夢湖。夕照下湖面漾起金波，遠山下的湖水迷漫了山嵐。湖面寬大，湖水清澈。我們一葉扁舟，盪漾在湖山裏，好不自在。

一會兒小舟盪入一條小河，山胞說：「由這兒去，就是你們的住屋了。」

我們向他說謝，登了岸，一眼就見到原來是我犁地的地點。我們的住屋在望。小八兒好生高興。

「看來伊娃兒已經染上都市的氣息了。」小八兒說：「她那一身的粉香和服飾與外界的女孩兒沒甚麼兩樣。」

「你說得對，聽她說話，倒讀過不少書呢！」老張也有感覺。

「其實山胞只是個名字吧！他們和外界的人來往頻密，文化是交流的。潛移默化之後，也有所影響。」我說。

「大虎兒，伊娃兒長得實在漂亮，你看她的身裁，不但該凸的憤憤凸出，該凹的緩緩凹下，細腰兒肥臀，珠圓玉嫩，妙哉妙哉！」老張發起老貓意：「大虎兒，你大可以公公有意彈一曲，風流不落別人家，哈哈！」

我們邊走邊談，一忽兒到達住宿地。

(四)

這一次見到伊娃兒是在白天。我很清楚地把她看個徹底，從各個角度和標準來給她下個結論，伊娃兒是個好漂亮的女孩，不亞於外界的摩登女性。

飄泊了近三十年的歲月，我見過各種各樣的女孩，上自名門閨秀，下至小家碧玉，高矮肥瘦，新潮保守，大城市的小鄉村的，我全不動心，不知道怎樣，這一次來到于魯于魯草原，見了伊娃兒竟砰然心動。

每個清晨我們大夥兒下地工作。午後，監督山胞們砍伐草木，小強和小八兒幫忙把草燒掉，我指揮一切工作。小強很落力，只要午飯下肚後，就騎了電單車德草原去等候山胞們的到來。

夜裏，我們圍在燈下，聽老張談些陳年古怪的事。說起來，生活過得蠻有意思。

星期六的早上，小強小八兒和老張到市上去接大明，大明在醫院裏住了三個星期，已經可以出院了。我囑咐他們再到百哩外的分社載回一架電視機和發電機，如果趕不回來，留宿一夜，反正星期天是休假。

我不能去，因為雖然星期五夜裏下了大雨，星期六早上天色灰暗，我恐怕午後陽光普照

，山胞們會來工作。

老張一夥人開車走後，我留在住宿地，修釘一個擱置電視機的木架，然後，我又到廚房後勞工地上帶回來的柴。

我叼着一根煙，好不自在地一面工作一面哼着歌。

「大虎兒，大虎兒。」

我聽聲音不是員工們呼喚我的名字，拾起頭，原來是那天渡我們過湖的山胞，他叫山森，一個怪好聽的名字。

山森一面跑，一面舉手呼喚。我放下斧頭，迎着他走去。

「有甚麼事啦？」我問。

「伊娃兒和村民在湖那邊打獵，他知道你今天沒有工作，邀你一同去。」山森說：「晚上，我們有個營火會，是慶祝節日的。她要你來參加。」

我略一思索：「好吧！不過員工們已經出去市上了。」

「你可以留下字條給他。」山森不愧是個好跑腿，思想周到：「告訴他們明早你才回來。」

「這樣也行。」

我換了一身工作時的衣服，戴了帽，揹了鎗和一把短刀，然後和山森一齊去。

我們登上了小舟，山森點開舟子，向湖的那一邊搖去。晨風吹皺湖面，蕩起圈圈漣漪，遠山倒映在湖中，小舟盪過，粉碎了山脈的莊嚴，燕子在湖面斜掠，又激起無數晶瑩的水花。跑遍了東西馬，還有無數的海島大陸，今天我終於發現，我的國家的湖光山色實在迷人。

很可能我自小愛好文藝音樂，我忽然詩興發作，我站在舟前，以即席的歌詞唱出即席想出的曲子。

「晨風吹皺湖面，燕子剪破山川，
朝霞映紅我的臉，湖風吹亂我的髮，
我站立舟前，看那神山聳立，
啊！妳是伊娃兒，我心愛的，
妳是神山的女神。
想起妳，我忘懷幾許艱辛，
想起妳，我有無比的勇氣，
但願湖風永恒吹奏，
但願我和妳，像神山偎夢湖，
永遠相偎相依，依依戀戀。」

「大虎兒，你這歌很好聽！」山森搖着船說：「你是不是唱伊娃兒的名字。」

我點點頭。他說：「伊娃兒很美麗，你喜歡她？」

我也點點頭。

山森哈哈地笑起來。

這時船已靠岸。山森把小舟綁在一棵樹頭上，他在前面走，我在後面跟。

我們下了山，再爬上一個嶺，伊娃兒和她的村民正在嶺上。

「大虎兒，你來啦！你看我們的成績！」伊娃兒指着地上的兩頭野豬說。

「你們真本事，赤手空拳也能獵到東西。」我稱讚他們。

「不過，這還不夠，我們要獵多一點，今晚有個節日會，全村的人參加。」伊娃兒說：「所以你的鎗就得派上用場了。」

「我很榮幸能參加這個打獵隊和盛會。」我說。

伊娃兒命令山森把地下的野豬運回村落，我們分成幾個小隊伍向叢林挺進。

神山是個處女林，到處蔓延着爬藤植物，特別是近湖地帶。山勢陡斜，生長着熱帶雨林樹木，這些樹看來有好幾丈高。昨夜的雨水似乎滋潤了草木，現在看來，一切欣欣向榮，在朝陽下閃爍金光。

我走慣山路，所以還可以跟得上伊娃兒她們的腳步。

我們這一隊只有四人，因為我有獵鎗，可以制服兇猛的野獸，其他的山胞們可以四面包抄，把野獸趕向我們這一邊，而我們這一邊又近湖，野獸如遇受驚而泅水渡湖，就更容易獵獲。

我們來到一個小墩上，放眼草叢。山頂山下，四面八方的驅獸聲嗚嗚作響，這樣的喧嘩聲在空寂的大森裏聽來真使人毛骨悚然。

「來了，來了！」伊娃兒拍拍我的肩頭，指着幾丈外挪動的野草。

我立刻舉起鎗，瞄準那挪動的野草。突然間，草叢挪動得很急遠，我下意識地放了兩鎗，一陣急促的腳步聲衝向湖邊。我放眼一看，是六頭野豬。方才的鎗聲並沒有殺死牠們。為首的一隻衝入湖裏去，其餘得跟着就要衝下去了。

「快開鎗！」伊娃兒高聲喊道。

我又放了一鎗，兩隻野豬應聲倒地，另外四隻已經進入湖水，在湖面上游間不遠的那一邊。

「追！」伊娃兒喚她的同胞，然後一個倒載跟斗，輕巧地從土墩上翻入湖裏去。她急速地游向野豬的前頭，阻擋着豬群的去路。

我不敢開鎗，恐怕會傷到她。那兩位和我們一隊的山胞也已經跳入湖中，他們揮動着利刀，向野豬刺去。伊娃兒頻頻往水裏潛下，似乎把野豬拉入水底以便窒息而死，可是野豬氣力大，在水底掙扎了一會兒又向上浮。我覺得這是危險時刻，困獸之戰，往往傷了人命。

我把鎗掛在小樹上，也一翻身躍入水裏。我游向伊娃兒身邊，然後潛下，睜眼一望，眼前的是隻大野豬，兩腳在水裏拼命撥動。我拉着豬腳，往水底拉去，可是氣力還不夠。伊娃兒把頭探入水裏，幫我往下拉。

我們在水裏掙扎，最後，伊娃兒向在我們身邊和野豬搏鬥的山胞拿了刀，往大豬的頸部猛刺，這才結束了牠的命。可惜得很，我們眼巴巴地看着其餘的兩頭，泅逃掉了。

我們四個人費盡氣力把兩頭死豬推到岸邊。趕獸的山胞已來到了湖邊，他們幫着把豬隻拉上岸。我和伊娃兒還有兩位山胞都在喘着氣，真的是辛苦極了。

「哇，這兩頭豬可真肥大啊！」山胞們歡喜地說。

我看他們的收穫也不少，野狐野鷄也有十來隻。

「可以回家了！」伊娃兒說。

山胞們高興地抬了野獸啓程。他們沒坐船，是繞湖步行回去的。

「我們坐船回去吧！」伊娃兒對我說。

我和她下了山來到湖邊，山森剛剛把船划到。

「收穫好嗎？」她問伊娃兒。

「相當不錯。」伊娃兒滿意地答覆：「今晚上，我們有豐富的肉吃了。」

我不懂山胞們慶祝甚麼節日，到了他們的部落，我看到空曠地上已經昇起了火，火上架了木柴，這是燒烤野味時用的，好多的山胞們帶來食物和飲品圍繞在熊熊烈火之旁。

太陽還沒有下山，我們已經聚集在火邊。山胞們歡天喜地跳着，然後吃擱在火上燒烤的野獸肉。他們的鼓聲沉沉，混合着歡呼聲，年青的，老的，洋溢着無比的歡懷，他們純樸的生活，豪放的性格，充份地表現人和大自然的合二為一。我也隨着鼓聲和伊娃兒跳起他們簡單的舞，然後吃燒烤的野獸肉。

我在山胞村落待了很久，然後才告辭回家。

「我送你回那邊去。」伊娃兒說：「坐船比較舒服，而且今晚的月亮明亮。」

我說好。我們來到湖邊登上了船，伊娃兒推開槳，我告訴她我來划。

這一晚的月色很好，湖風習習，水影山光，我們盪漾在湖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樂趣。

「你很少回家？」伊娃兒坐在船頭，看着我。她今晚打扮得更漂亮。

「因為我家距離這兒太遠。」

「家裏還有些甚麼人？」

「還有媽媽和妹妹！」

「你結了婚沒有？」她又側着頭，靜靜地等我回答。

「妳猜猜！」
 「應該是沒有！」
 「你很聰明！」
 「爲甚麼不結婚？找不到女人？」
 「妳說得對！還找不到，不過，現在已經快要找到了。」
 「快要找到了，這是甚麼意思？」
 「因爲，我還沒有問問她！」
 「哦！」伊娃兒點點頭：「這個入是住在甚麼地方的？」
 我賣個關子：「以後妳會知道。」
 她忽地沉默。靜靜地欣賞湖景。
 「伊娃兒，你有了愛人沒有？」這一次到我問。
 「一個都沒有！」
 「聽妳說話，妳似乎讀過好多書。」
 「我在城中唸完中學。」
 「這就難怪啦。交了外界的男朋友沒有？」
 「有一些，不過，已經少來往了。」
 「可不可以告訴我，那是爲甚麼呢？」
 「也沒甚麼，沒甚麼好說。」
 「伊娃兒。」我說：「如果有一個人這麼告訴妳，他很愛妳，妳會有怎麼樣的感覺？」
 伊娃兒輕輕地笑了，一會兒，她說：「我會從頭到腳，從腳到頭，把他詳細地觀察。」
 「如果他是個老實純真的，那妳會怎樣？」
 「我想，我會深深地愛上他。」
 「那很好。」
 伊娃兒天真地朝我望。「大虎兒，這個人是誰？」
 「我會告訴妳他是誰？」
 這時船靠岸了。我登了陸。「妳敢不敢划回去？」
 「這是我的村落。爲甚麼不敢。」她說：「我很喜歡跟你談天，一個星期後的晚上，我在這兒等你，好嗎？」
 「好的，我一定來。」

我望着伊娃兒盪着小船在湖光漾漾的那邊消失，才荷着鎗回工地宿舍。

(五)

山胞們的性格和大自然一樣，是純真無瑕的。我熱愛大自然，也更喜歡跟他們親近。

每一個下午，他們都來斬草伐木，看他們不懼炎陽的精神，真使我們佩服。

草原的野草除盡後，使我們的工作順利多了。河下游的地帶已全部犁妥，上游的，現在多了大明，也可以很快地依照計劃完成。我雖然沒有駕駛拖拉機，也得指點他們。我的工作也是如此，但最令我高興的是幾乎每一個下午，伊娃兒都會來陪我，我駕着車載她在草原四處閒蕩。我們有許多話可以談，也談得很投機。

有一個下午，伊娃兒來了，我們坐在一棵伴湖的大樹下休息。

「你知道的，大虎兒，湖的那一邊也有塊平地，長了好多的野草，是老虎行藏出入的所在。我有個計劃，想要你們替我犁地，讓我的村民耕種。」伊娃兒說。

「很好哇！這沒有甚麼困難。」我說：「但是，有沒有路到達那個地方？」

「有，不過要繞過湖這一邊的小山，拖拉機上不上得了？」伊娃兒指那個山說。

「只要有路，就沒問題。」

「那你們幾時去呢？」

「我看再過二個星期。」我說：「河下游那地方，就要種牧草了，種完了牧草後，就去。」

伊娃兒高興地拍手，臉上露出異常興奮的光采。

「伊娃兒，妳真的很漂亮。」我忍不住稱讚她。

「真的？」

我點點頭。說：「一個男人可以失去千百萬家財，可是不能失去你。」

「哈哈哈！」伊娃兒忽地笑了：「大虎兒，我知道你的行徑了。你是不是想佔我的便宜？」

「不不不！伊娃兒，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如果我有你這麼個太太，我可以失去百萬家財。」我說。

「可是，你口是心非，吃了不認賬。」她抿起了嘴。臉上泛起紅暈，漂亮極了。

「伊娃兒，除非你嫁給我，要不然，我絕不會那麼做。」我拉着她的手，把她扳入我的懷中：「伊娃兒，我說真的。」

「你以為我很笨？」她盯着我看。

「本來你就很聰明嘛！」我說。

「我明白你想用甜甜的話來哄騙我。」伊娃兒點點我的鼻子說。

「不，我沒哄騙你，我只想帶你離開這兒，跟我到山外去。」

她略暇思索，說：「哦！我明白了，你要我嫁給你。」

「所以我方才說你本來是聰明的。」

伊娃兒掙扎地站起來，走到湖邊，遠望銀光漾漾的湖面。

「伊娃兒，你不願意嫁給我？」

她沒回答。

「伊娃兒，你生氣了？」忽地我看她在揩淚，我又有點緊張。

「我不生你的氣，只是……」

「捨不得你從小長大的村落。」

她點點頭。

「那也沒關係嘛，我們會再回來的。」我心底忽地掠過一陣的高興。

我替她把留在頰上的淚珠揩淨。我說：「當我的工作完成後，我帶你離開這兒。」

「但，我怎麼能知道你會永遠愛我？」她看着我。

「這，你要我怎麼表示呢？」

她沒回答，只淡淡地說：「我要考慮考慮。」

伊娃兒跳上了湖岸邊的小船，也不回頭看看我，划着船兒，向那邊去。

我看她消失在迷濛的湖面後，才回轉身。太陽已下山，山胞們已陸續繞着山道回家。我心事重重地爬上了床，想想伊娃兒，她也許如我一樣，心事重重。

回到了住宿，香噴噴的飯菜正擋好在桌上，大明，小八兒，老張和小強正等我一齊吃飯。

「大虎兒，你真豈有此理，親熱也有個分手嘛，這是吃飯的時候了，你可吃（膩）飽了，可是我們要挨餓！」老張半開玩笑地說。

「我何嘗吃飽呢？」

「豈有此理，還裝蒜。」老張說：「你和伊娃兒在樹下的情形，我全看見了。你先來一招餓虎擒羊，再來第二招生吞活嚥，呵呵！伊娃兒的油水可給你榨乾了。」

「老張你胡說。我是那麼輕佻的人嗎？」我說。

「哈哈！大虎兒，你和她拉拉扯扯吃了兩大餐，不飽了否則的話，你不會到這個時候才回來。」

「好了好了！老張，送你二句話，公公有意彈一曲，風流不落別人家。」我說：「開飯。」

晚上，老張又在燈下高談闊論，陳年古怪的故事都成為了佐眠的話題。小八兒獨自在欣賞電視節目。我們聽完了老張的故事後，我對大明提起伊娃兒要犁地的事。

「如果面積不多，抽兩天時間就可以把工作弄妥。」大明說：「到底有多少地？」

「我也不清楚。」我說：「不過，明天通知他們捎信回去，我們後天去工作。」

大明點點頭，打個呵欠。

深夜裏，我翻來覆去，睡不成眠。我想起伊娃兒，想起她健美硬朗的身材和舉動，更想着她的談吐……始終沒法瞓上眼睛呼呼睡去。「也想不相思，最怕相思苦，幾番細思量，

還是相思苦。」我知道我已墮入情網，很可能會因為相思而憔悴。

(六)

工程已進行四個多月了，河下游那一大片的土地也已經整妥，該是種植牧草的時候。

星期一早上，我到市上去採購日常用品時，向總行通了電話。星期六午後，熱帶牧草苗就運到。草苗由於搬動過，不宜久留，所以星期天就馬上下種。

大明去山胞村犁了兩天地，還沒有把工作結束，他說那兒的土地遼闊，工作天最少也要十多天。不過，我告訴他先按下那邊的一切，回來協助種植牧草。

每一個午後，山胞們來了，他們除了砍伐未完的野草外，就是協助種植和澆水。

這時候，我雖然也在工作，可是我心裏卻亂糟糟地。因為自從那一天和伊娃兒分手後，我就不會見過她，她也沒有來到草原。我不知道她為什麼不來？

有一個午後，山森也到來工作，他看到我在樹下休息，跑來和我閒談，我忽地靈機一動問問他：

「你知道伊娃兒去了甚麼地方？」

「哦！她沒有告訴你？」

「沒有，有一個多星期沒有看見她了。」

「伊娃兒上市上去了，她是去辦事看她父母。」

「她怎麼連通知我一聲都沒有？」我埋怨地說。

「大虎兒，也許你今後不會再見到她了。」

「為什麼呢？」我很緊張。

「她的父親，我們的答丁（土司），反對她和你太過親近地來往。說起來你也別傷心，答丁想把她嫁給北部一個土司的兒子。」山森說。

「這……。」我一時為之語塞。

「所以你只好和她談談，要吃一頓可不簡單。」

「你可不可以傳話？」

「當然可以。」

「伊娃兒回來後，告訴她，我在湖邊的老地方等她。」

「我一定給你傳話。」

可是山森和我分別後，就從此不再見面。我心裏想，也許他有了別的工作，更可能他到村外去了。我也沒有了伊娃兒的消息，詢問了那些山胞工人，幾乎是異口同聲說，不知道。

為了言而有信，任務必須完成。我在一個清晨和小八兒做人駕了拖拉機到山胞村近湖處，為山胞們犁地。

當我抵達這塊平原時，我覺得大明說得不錯，這是一塊廣闊的土地，約莫有二百英畝。有一部份是光禿禿的，另一部份長滿了矮草。工作不會太辛苦，也應該相當順利。

整個上午，小八兒握駕駛盤。午後，換我接班，小八兒在近湖的大樹下乘涼，吃飯。

午後的平原奇熱無比。我冒出了全身汗，還是辛勤地工作。可是，拖拉機犁進一個小土墩，車盤給樹根纏住，我爬下來，提了斧頭準備劈樹。小八兒走了過來，這工作是他的，但我喊道：「你別來，多休息一會兒，待會兒你來犁。」

小八兒離我很遠，我不知道他是否聽到。

我抬起頭，小八兒向我這邊跑來，他一面喊快逃，一面手指近叢林的那一方。我本能地抬頭一看，一隻灰豹就在三十尺外的叢林邊，頭向着我，似乎要撲上來。

我扔下斧頭，第一個意念是不能向犁過的土地逃，因為地上毫無遮掩，目標明顯，一定當了牠的點心。我轉頭向我身邊看去，這是森林，我可以在林中躲藏。

「快逃啊！快逃啊！」小八兒聲嘶力竭地喊。

我跳起身來，一個衝身，我衝進了長滿荆棘的叢林。我聽得背後傳來撲刺的聲音，明顯地，灰豹已經撲到。我狂奔了一會兒，轉頭往後，黑豹正爬過一棵橫在地面的枯木，向我奔來。

森林內除了長滿爬藤植物，地面空曠，這可能是高大的樹遮蔽了地面的植物，使到它們

無法生長。

我心裏想，在這樣的地方，我的生命就要完蛋了。我閃在一棵大樹邊，眼看灰豹就要來到，本能地抬頭向上望，樹幹很大，沒辦法爬上去，但樹幹邊卻掛着爬藤植物，我伸手拉一條比較大，韌度強的掛藤，往上一攀，兩腳猛力向樹幹一蹬。也許我用的氣力恰到好處，這一蹬我甩到了另一根藤，拼盡氣力抓住，又猛力一甩，我看到灰豹在我的腳邊撲過。我驚出了汗，差點放鬆了手掉下去！

我再也不敢分神，集中力量，一連抓住好幾根藤，甩過好幾個山頭、幾個窪地。我扒在樹上，看地面的動靜，好一會兒，灰豹不見了踪影。我想，牠看不到我了。

我朝西望，太陽已偏西了，大概是五點左右吧。我覺得口渴且飢餓。想爬下樹往地上處尋找水源，又深怕遭受其他野獸的襲擊。我看上樹頂，發現樹梢掛着一些野生的水果，但近梢的枝梗細，想不勝我的重量，我不敢爬上。我坐在樹枝上，餓出了一身冷汗，我忽然覺得剛才出門時忘了也把獵鎗帶來，否則的話，也不必逃難。

可是現在一個人孤零零地藏身樹上，承受飢餓的痛苦，生命也危在旦夕。我想，這原始森林，或許是我葬身之地了。

我在樹上東張西望了好一會兒，忽然覺察到左方低處一條小溪正汨汨地流着水。我再望四周，沒有甚麼野獸了，這才從樹上急速地爬下來，跳入溪中痛飲了一陣冰涼的溪水，然後爬上岸。

太陽的光線已逐漸暗淡了，不久，黑夜將籠罩這個森林。今晚，我將在甚麼地方棲身呢？

我潛行觀望，就在黑夜沒來臨的時候，找到了一個小洞，洞下是懸崖，可以看到一片荒地。

原始森林的夜晚是寒冷的，我蜷縮在洞中，傾聽風濤的怒吼，野獸的叫聲。我並不感覺多害怕，只是餓得我眼睛昏花。

靠在起伏不平的石壁上，心中想着天明後該如何找尋出口回到土著村上。小八兒應該回去村中向土司報告一切了吧，很可能，一大隊的人已經進入山中尋找我了。

這一夜，我在飢餓與寒冷的情形下挨過。天明後，我爬出洞口，一陣芒果香味沖進了我的鼻子。我發覺到離洞口不遠的地方有好幾棵芒果樹，樹上結着果實，一群野猴正在吃着。

我忍受了一夜的飢寒，此刻再也顧不了自己的安危，我採摘掛在低處的果子，狼吞虎嚥地吃了好幾個。填飽肚子，我就辨別方向想找路回去。我很肯定，土著村在森林的西部，我往森林的日落方向走去。可是，從那一天起，我一連走了好幾天，卻找不到土著村，也看不到他們的炊煙，除了野獸的叫聲外，毫無半點人聲。

我想，從今後，我將真的葬身大山之間。我很悲傷，我想起了家中老邁的母親和漂亮的妹妹，我死後，誰去照顧她們？

我在一個山坳中痛苦地掙扎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在野鷄的啼聲中迷糊醒來，我已經是精疲力盡，我看四周，全沒有了果實。我蹣跚起步，鞋子殘破不堪，雙腳疼痛，我走了一會兒，坐在一棵樹下。我知道，這一坐下，將如佛陀一樣，永恒禪定去了。

可是，正當我感到絕望和悲傷時，我忽地聽到一陣犬吠聲似的聲音，我本能地驚醒，這是野狼，狼聲如犬吠。我站起來，扳着一枝小枝梗，想攀上去，可是，一連試了好幾次卻跌了好幾次。最後，我狠下心，索性坐在地上，死就算了。

也許我福星高照，命不該絕，在狂狂的犬吠聲中，夾着人的呼喚，我下意識地明白，尋找的人來到了。我也同樣地呼應。

一會兒，鞋踏的脚步聲衝了過來。

「在這裏，在這裏！」我看見了山森的臉了，他在呼喚。

「伊娃兒，伊娃兒！大虎兒在這裏了！」

隨着一陣的犬吠聲，伊娃兒跑到了我面前。

「大虎兒，你……你沒事吧！大虎兒，你沒事吧！」伊娃兒攬扶起我，關懷地問。

「伊娃兒，我……想我……會死定了。」我有氣沒力地說：「我好渴好餓。」

「山森，快把餅乾和水拿來。」

伊娃兒餵我吃了一些餅和喝了一些水，我坐着休息，伊娃兒為我的傷口塗上草藥。

「大虎兒，你沒事吧！」伊娃兒摸着我的頭問。

「我只是餓和疲倦，沒事的！」我說。

這時，大夥兒來了，我看見小八兒，大明和山胞們一起來到，小八兒和大明提着兩隻獵鎗。

「大虎兒，吉人天相，終於找到你了。」小八兒說：「沒想到，你逃進了這麼深的大山來。」

我想說話，可是伊娃兒說：「我們抬他回去吧，有話以後再說。」
山森和山胞們用小木枝搭了個擔架，抬我回去。

我們在森林中穿山越嶺走到黃昏日落，才到我那天犁地的地方。我這才意會到，我的確逃進了深遠的森林，也發覺到我辨別的方向錯了，土著村是在大山的東部，不在西邊。

「小八兒！」我說：「我那一天錯當土著村在西部，難怪走不出來。」

「伊娃兒就是認定你弄錯了方向，才叫我們從西向東找過來。」大明說：「也虧她的好意見，要不然你……。」

「別再說了。」伊娃兒：「大虎兒，你在我家休息幾天才回去。可好？」
我點點頭。

我們進了土著村，全村的人都在歡呼。老土司立在他家門口，歡迎我在他家休養幾日。

「大虎兒，我們走了，明天來呈報工作進展過程。」小八兒說。

「告訴老張他們，我三幾天就回去。」我說。

小八兒對我斜回了一下眼睛，捉狹地笑一笑走了。

(七)

「伊娃兒，自從我對你提起我要妳嫁給我後那幾天，妳到甚麼地方去了。」我說：「我真的好想念妳。」

「我本來不想再見你了。」伊娃兒木然地說。

「為甚麼？」

她脈脈地望着夕陽下，湖水漾起的金波。一會兒，她轉頭看我：「山森到城裏告訴我，你給一隻灰豹追入神山，不見了踪影……。」

「然後妳回來尋找我。」我說。

伊娃兒點點頭，說：「你幫了我們，我真過意不去，那時候，你又失踪了……我的心情好亂。」

「伊娃兒，我知道我該謝謝妳。」我問：「可是妳為甚麼不來見我。」

伊娃兒吸了一口氣，幽幽地說：「有很多事情是你想不到的，也是我必須深加考慮的。」

「妳告訴我是那些事情？」我緊張地問。

「大虎兒，我知道你很愛我，可是，我不知道你對我的愛是長遠的，還是短暫的。」伊娃兒終於說出了內心的話：「過去，甚至於是今天，你們外界的人總把我們山胞的女人當是一種工具，滿足自己的慾念。當他們得到了，他們會放棄，甚至於帶回家去後的一年半載，又把我們送回來……。」

「伊娃兒，他們是他們。可是，我不會，我還沒有娶老婆，我們要註冊結婚，以保障妳和我們孩子的將來。」我說：「我對妳的愛是真誠的，死心眼的。他們是玩弄，因此他們不去註冊結婚。」

在夕陽的殘輝中，我看到伊娃兒眼眶噙着淚光。

「伊娃兒，我要妳嫁給我，我帶妳離開這兒，不過，我們可以回來居住，只要妳喜歡，我不對妳許下諾言，可是我要以實際的行動來證實我今天對妳說過的一切。」

「大虎兒……。」伊娃兒撲向我的懷中，我抱着她。一股女性的自然體香味兒撲入我的鼻子。我輕輕地吻着她的額，吻去她頰上停留的淚珠。我熱烈地吻着她熱烘烘和輕柔滑嫩的紅唇。

良久，她推開了我，扳着我的頸說：「大虎兒，我要證明你是否真的愛我。」

「妳要我怎麼證明呢？」

「你閉上眼睛。」

我睜上雙眼，突地，我的肩頭一陣極烈的疼痛。我睜眼一看，原來伊娃兒狠狠地咬着我的肩頭。一會兒，她抬起頭看我，雪白的牙齒染上鮮紅的血液。

「大虎兒，我明白了，你是真的愛我。」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推開我，也不高聲叫嚷。你會為我而犧牲自己。」伊娃兒淌下了眼淚。蓦地，她又撲在我的懷中，淒切地哭泣。

「別哭了！伊娃兒！讓我們相愛一起，度過這一生，我絕不會辜負你。」我拍拍她的肩頭。

「我知道。」她輕輕地吮吸我肩頭上的齒傷。「你不疼了吧？」

「不！」我說：「沒關係，一兩天就好了。」

「你幾時帶我回去？」

「草原的工程在十天之內完成後，我帶你回家。」

伊娃兒望着我，愜意地笑了。

夕陽的金光逐漸收斂了，我划着小舟，向湖岸的土著村而去。伊娃兒坐在船頭，輕輕地哼着我不知曲名的歌，混合着湖風，迎着山巒，是那麼地扣人心弦。

當晚上，我把意思告訴老土司，他非常歡喜，但也和伊娃兒一樣，擔心我會變卦，過後把他的女兒送回山中。

我誠摯地告訴他，我不會那麼做。我說：「峇丁，我愛伊娃兒，就想愛我自己一樣，絕不死在荒林之中，我一定好好對待她，好好回來。」

我說着，滴下了眼淚，老土司也很感動，紅着眼睛說：「你們要經常回來！」

「這一定，我會和伊娃兒經常回來。」我說：「這裏也是我的家了。」

峇丁高興地笑了。

我在伊娃兒家住了五天，體力已恢復正常了。第六天早上，伊娃兒和山森陪我過湖回去草原。

平坦的草原如今已是換上了新裝，十多天不見，先前種下的牧草已拙長出三幾片的長葉，一行行地，那麼整齊漂亮。小河上游的地方，已經不見了野草，光禿禿地，有的也已種上了牧草。

我好生高興，員工們在我失蹤後，並不單只尋找我而放棄即定的工程。

「喂！快出來啊！我們的駙馬爺回來啦！」

遠遠地我聽到小八兒在叫喚着。一會兒，老張小強，大明還有幾個和一個土著女人皆出來了。

「啊！大虎兒，你這一回可真春風滿面，喜氣洋洋了。」一見面，老張又在說我了：「請問駙馬爺，蓬門此夕爲君開，暗渡陳倉多少回了？」

「呸！老張，你真是的。」我說：「我不是你想像中那麼下流卑鄙，隨便沾污人家的女兒。」

「啊啊啊！好說好說。」大明也參加了：「伊娃兒那麼漂亮，你真的見腥不閉渾？呸！不管花貓白貓，你這隻不吃渾的是下三爛貓。」

大夥兒聽了大明的話，哈哈地笑了起來。

「聽着聽着！」我說：「我只吃純茶，不喝渾酒。」

「呸！呸！虧你媽生你是個男子漢！」小八兒也說話：「看我們小強，露出一招半式，不不不，是露三招，第一招游龍戲鳳，第二招半半……啊！半路出家，最後一招猛招，黃狗撒尿，呵！你看帶回來了個老婆。」

我睜大眼睛，原來小強過去那麼賣命是爲了吊這女孩的膀子：「甚麼？小強，娶她做老婆？」

「不錯，三招定江洲。大虎兒你看你，生就一塊好料，卻一招也露不出，真你奶奶的。」小八兒很生氣地說。

「好！聽着！」我提高嗓門：「我們的工程完畢後，我要帶伊娃兒回家了。」

大夥兒先是一怔，然後高聲歡呼：「這才是要吃渾的老妖貓。」

「好了！今晚再談，去工作吧！」

員工們聽後跳上拖拉機，分頭工作去了。

宿舍裏，只有我和老張，老張為我燒了一碗麪，外加二個鷄蛋。他說是洗刷過去霉運增加壽命的一碗長壽麵。然後，他彙報過去幾天來的經過。

「總公司聽說你失蹤後，特地再派三位員工上陣，要我們輪流工作換班尋找，因為大批的牧草已經運到非下種不可了。再過一個星期，我看我們可以回家了。」老張說：「你失蹤的那一天，小八兒哭了一整夜，他發誓，要殺掉所有草原的兇猛動物，為你報仇。說也奇怪，過後的幾個夜晚，我們大開殺戒，果然幹掉好幾頭虎和花豹。皮還留着呢。」老張指着掛在牆上的獸皮給我看。「這些獸皮真漂亮。你以為呢？」

「很不錯！」我說：「小強是怎麼娶得了個山地姑娘的？」

「唉！你也真糊塗極了，他每一個午後落力工作，非但做在草原上，也做在那姑娘的身上了。如今呢。已經是珠胎暗結，非娶不可了。」

「小強真的愛上她？」我奇怪地問。

「他說要把老婆也帶回去，怎不愛她呢？」

「會不會是開玩笑，玩玩吧了？」我很不相信：「我要逼他去登記結婚。」

「這應該的。」老張說：「聽大明說山地的那片地已經犁妥，山胞們種上木薯了。老土司送來了五百元，是當汽油和工資的，你說可不可以收下？」

「你的意思呢？」

「我認為收下好，這是努力換來的。」

「隨你的意思好了，反正山胞們也不窮。」

我們談了一陣，已經正午，老張燒飯菜去了。我一個人坐在小樹下休息。曾幾何時，我們看到的是一片荒野，可是今天擺在眼前的就將成綠草如茵，不久將牛羊遍地了。而我，也將有了個家室，從一個人變成了二個人，我想，媽和妹將會很高興地見到我們。

員工們回來吃了午飯，又回到平地種植牧草，另一些人在澆水施肥。他們希望結束工程後，在此休息幾日才啓程回家。

他們的意見我不反對，其實，人非草木，和周遭的一切接觸久了，必然產生依戀之情。

(八)

八天後，我們的工作正式結束了，屈指一算，從到來的那一天開始一直到今天，我們在草原已待了五個月又二十天。我們已經把本是野獸出沒的荒野變成了平坦油綠的草原。

在我們啓程回家的前二天，海風機構副總裁帶來了另一批的接班人，這批人是負責灌溉和施肥的。

我們的副總裁高興地見到一切的工程順利進行。

「大虎兒，總機構有意思調陞你的職位。」他笑着對我說。

「為什麼？」我不明白地問。

「因為你工作表現好，學歷不錯。你的新職位是策劃執行總長，負責一切的土展畜牧農耕工作。你回去覆命時就明白了。」

「那真謝謝副總裁的提拔了。」我高興地說。

那晚上，我們在草原住宿舉行新舊聯歡大會，我們吃着獵來的野味，喝着醇酒，大伙兒高談闊論，好不高興。

第二天，我們辦理移交任務手續，副總裁，大明小八兒和總行派來的幾個人，駕着拖拉機回去。只留下老張小強我和來接班的五個員工。

我吃過午飯後就去山胞村。我要告訴伊娃兒，明天一早就回家了。

我來到湖岸邊，正巧看見伊娃兒蕩着小舟到來。

「伊娃兒，伊娃兒！」我高聲呼喚。

她向我招招手，很快地把小舟划過來。

「大虎兒，你怎麼這麼多天不來看我呢？」伊娃兒有點埋怨似地。

我跳下小舟，摟着她說：「我知道妳一定生氣。不過，妳聽了這個消息一定會歡喜的。

第一，工程完成，明天回家。第二，我到總行交差處，調陞策劃執行總長。」

「真的？」她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也摟着我。

「這當然是真的。」我說：「現在回去告訴你爸爸明天跟我回家去。」

「好！」伊娃兒雀躍萬分，驚喜異常，可是一忽兒，她有了一點兒的憂鬱。

「好好的，為甚麼不高興了？」我問。

「我還在擔心你對我的愛是虛假的，我擔心，你存心玩弄我，過後送我回來。」伊娃兒很悲戚地說。

「唉！我不是告訴了你嗎？」我說：「我絕不會那麼做，而且我要和你到政府婚姻事務所註冊結婚，這是法律，你有保障。別在那麼胡思亂想，我說愛就是愛，絕不反悔，相信我，伊娃兒！」

伊娃兒點點頭，我在她額上輕輕地吻着。

我舉起槳，盪開小舟，向湖對面的山巒去。

伊娃兒坐在船頭，輕輕地哼起一首歌，是傷感和哀怨的，我不明白歌辭的意思，我想是一首離鄉前有感的曲辭。

「你的家是怎麼樣的？」伊娃兒忽地問我。

「我不敢說那是很好的，但一定令你感到舒服。」我說。

「可是我不會燒你們的菜。」

「那也不是問題，我媽會燒。要不然我們請個工人代燒好了。」我說。

伊娃兒愜意地露出雪白的牙齒，微微而笑。

我們在湖中盪着小舟，談了好一會。伊娃兒有了信心，對我的愛沒有了懷疑，我們靠了岸，伊娃兒說：「是吃晚飯的時候了。」

那晚上，吃過了飯，老土司對我侃侃而談，他說：「雖然我們是不同民族，但今後是一家人了。我希望你要好好對待伊娃兒，更不要忘記我們。」

我對他說：「我絕不會忘記你們，不論你們幸福或在痛苦我都會極力分享和分擔，今後，我也是你們之間的一份子了。」

老土司喜極而泣。我也很受感動，伊娃兒坐在一邊默默無言。

我們一直談到深夜，才各自回房去。

第二天，我們很早起床。剛吃過早餐，山胞們已圍集在屋前，他們來歡送我和伊娃兒。

我挽着伊娃兒的手步下木階。

我用國語向山胞們說幾句話：「兄弟姐妹們，我今天帶伊娃兒到城市去，我們註冊結婚，從今後，我就是你們的一個成員，我會關心你們的農耕問題，我會給你們提供意見，不久的將來，我會回來協助你們發展山背後那段遼闊的土地，種植五穀和雜糧，另一段種植可可和椰子，幾年後，你們就會過更美好的生活了。」

山胞們聽了我的話，拍手歡呼。老土司及其他的人握手告別，我挽着伊娃兒來到湖邊，山森已經在船上等我們了。

伊娃兒流着淚向山胞們揮手，小舟划動了。我為她揩去頰上的淚珠。

「大虎兒，你要好好對待伊娃兒。」山森說。

「別擔心，我會的。」我說。

我們來到草原小屋，老張小強夫婦已在等我，來接班的員工們極力稱讚伊娃兒的美麗，羞得她不敢抬起頭。

「小強，你愛你太太不是玩兒的吧？」我問。

「當然不是玩兒的。我回去後就註冊結婚。」

我點點頭。

我們上了車，我和伊娃兒一輛，小強夫婦和老張乘另一輛。在晨曦普照的草原裏，我們告別了相依半年的草木山巒和夢湖，我有了依依不捨的情懷。

「大虎兒，你要回來發展那一段土地，讓我的村民過更好的生活，是不是真的？」路上，伊娃兒這樣問我。

「當然是，我不是說着玩兒的。」

「那我先謝謝你。」伊娃兒在我頰上吻了一下。

高速公路上，我踩着油門，巴不得早點到家，讓我媽和妹妹可以看到伊娃兒的美麗，還有告訴她們，我們虎口餘生的驚險經過。

風訊

由於各種技術上及時間上的問題未能克服，致使近幾期的『蕉風月刊』無法不延後出版，誠蒙訂戶及讀者紛紛來信探詢，關懷之情，令我們好勝感激，並在克盡一切努力解次出版難題，使『蕉風』能如時面市。經決定將三月號及四月號兩期合併為一期，期數保持不變，訂戶不受影響。

蕉風月刊出版至今已廿餘年，很少有一份像蕉風這樣能在文化沙漠生存那麼久而不「執笠」的純文學刊物。（但我們無須引悠久歷史為榮，因為「老招牌」如果沒有「新朝氣」，則只能呈現暮氣）我們支持了那麼久，還有意志與勇氣繼續「活」下去，現在希望作者讀者也能表現愛護蕉風的精神，寄最好的作品給蕉風之外，也能訂閱蕉風，自己訂閱，訂贈親友，同時介紹別人訂閱。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月刊每本售價一元五角。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八元，全年十二期十五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
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支票或銀行匯票或郵政匯票，連同下列表格掛號寄交
Syarikat Perniagaan Bersatu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 文）			
	訂 閱 期 數	期起至	期止	
	訂 費	\$		
	註 備			

83年巴生美展

寫在八三年巴生藝術協會美展之前

一九八一年間巴生福建公會為了發揚藝術，提倡健康文藝活動，決定在大廈內倡設畫廊，旋即邀約藝術界陳金沙、龍田詩、譚紹賢及張耐冬等畫家，提供意見，並成立小組，共同推動和策劃，歷經數月之籌劃，會館終於開設了畫廊二間。接着邀請了吧生、沙阿南及濱海一帶藝術家，共同參與畫廊開幕展；一時各地藝術家，羣起響應；其後，畫廊及畫展同時開幕（一九八二年四月廿日），場面熱鬧，盛極一時。

由於吧生畫廊之成立及邀請展之舉行，便進一步地觸發了這批參與策劃工作的藝術家組織畫會的動機，于是畫家陳金沙、譚紹賢、龍田詩、張耐冬、池始華、張天相、潘國佑及吳文正等，便聯合發起籌組吧生藝術協會。大家一致認為既然有了畫廊的設立，更須要有一個健全的畫會組織，方能和畫廊互相配合；否則，不但畫廊無法發揮其本身的功能，要推動這一地區的文藝活動，也將會事倍功半的。而聯絡藝術家之間的感情，進而互相砥礪，互相鼓勵的工作的進行，更是急不待緩的。由於情勢所趨，吧生藝術協會誕生了！它的成立，一方面可以和畫廊合作，共同推動各種文藝活動；一方面也可以把藝術家組織起來，為發揚藝術，提高創作素質而努力，庶幾在塑造大馬藝術形象中扮演一個有用的角色。吧生藝術協會副會長龍田詩在邀請展開幕儀式上發表了協會成立的宗旨及今後的計劃，他說：“……福建公會這種可敬的倡舉（指設立畫廊～筆者按），激動了我們的心，也促使我們發起籌組吧生藝術協會，來響應這種文藝活動，今後，我們打算和各類社團合作，以集體的精神和行動來發揚和提倡藝術，吧生藝術協會成立以後，將和福建會館倡辦的吧生畫廊密切合作，聯合舉行各種藝術活動。我們計劃中的活動範圍將包括舉行本區及外地藝術家作品的展覽會，協助各源流學校舉行書畫展覽及評選工作，以及促進畫家與社會的聯絡，同時關照藝術家的權益。……”

吧生藝術協會章程裏所列的宗旨，頗具遠見：

- (一) 促進藝術的發展，達致塑造國家文化的期望
- (二) 保護和改善藝術工作者的精神、社會及物質等方面的地位和權益，(三) 在藝術方面，向政府及本地或國際組織提供意見和合作，(四) 在本國及外國提倡及展示馬來西亞的藝術進展。

吧生藝協自成立以來，在短短的數月內，便積極展開各項活動，除了協助籌劃吧生畫廊邀請展之外，也已在中學舉行過美術演講，會員藝術座談會等，目前正在和吧生濱海教師公會、福建會館及皇城藝協共同籌劃一項頗具規模的學生美術比賽及展覽會及這次的美術展覽會。從上述一系列的活動來看，吧生藝協已在這一區內藝術文教領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這項聯展，可以說是吧生藝協名下的首項美展，參加的畫家共有十多位，展出作品共有六十多幅。自去年中起，藝協即開始積極籌備，並發函給全體會員，呼籲大家早作準備。由於藝協剛成立，缺乏活動經費，所以參加者必須自己掏腰包，交費兩百，以為租賃展覽場地及印製畫刊等基本用費，若再加上畫紙、顏色、裝框及裱褙，每人起碼也得化上一千幾百，才能參加展出，這樣一來，參加人數便不能臻于踴躍；由此也可見，在藝術缺乏社會鼎力支持之下，要參加任何一種藝術展覽，不但要有好作品，同時也要一筆儲蓄，否則只能望門興嘆，至於籌備聯展，更是困難重重！吧生藝協的這項聯展，便是在這種困難的情形之下籌劃的，而今，能如期舉行，實也難能可貴。

參加展出的作品，從媒介來分，有油畫、版畫、水彩、水墨、壓克力畫及混合媒介各類；從表現形式來看，則可分為現代、傳統及介乎二者之間的三大類表現手法，現在把參加展出的作品，略作介紹如下：

譚紹賢的水彩，包括風景和人物，都是去年旅行尼泊爾所搜集的題材。其中有一幅街景，對尼泊爾小城鎮的描寫，有其獨到之處，特別是對陽光的捕捉，人物的處理，都有很好的效果，取材也極能表現尼國的濃厚宗教氣氛。對建築屋、人物及光影的描寫，及水和彩的運用，有相當好的控制，又不

83年巴生美展

失水彩畫的淋漓明快的特徵。他的水彩人物畫，描寫的也是尼泊爾的村民，對他們的那種樸實、純真、勤勉的特質，有很好的表現，對人物形態及水分的控制也不壞，只因以水彩來畫人物，原是吃力不討好，挑戰性極大，所以，用水彩寫人物的大畫家不多。紹賢的水彩人物，雖也同樣地碰到這困難，但比起最近一兩年來在水彩畫展中所看到的人物畫，則要好得多。當然，在人的肌肉、骨骼、解剖、量感、人和景的關係等，仍須注意及改進。

謝惠合的肖像油畫，對人物神情的捕捉相當好，在肌肉、衣服及頭髮三種物體的色彩，筆觸的運用，基本上表現了各別的質感，但在量感和解剖及空間上，尚須多加注意。

陳金沙的水墨畫題材，包括了蝦和“土塞”魚（閩語），而以“土塞”魚比較有趣味；他在佈局方面，仍是運用中國水墨花鳥畫的結構概念，只有物象和白色的背景，頗易顯出無盡的時空及超逸之趣，用筆也相當利落，墨的層次則稍嫌不夠，而略有平板之感。去年福建會館吧生畫廊邀請展時，他曾對我解釋說，選用“土塞”魚這種題材，是一種“自我寫照”，我隨即仔細端祥他尊貌的造型，確也有某些相同的特徵之處，妙哉妙哉！

吳文正的水墨，則以傳統的畫材，來表現一種介乎傳統和現代的繪畫形式，題材是風景，但在造型上予以簡化及平面化，使其作品只具有物象的正面性及二次元的空間，以毛筆拉出的線條及用彩墨染出的形與面，頗為古雅；若能在造型、空間及結構三方面作深入的研究及發揮，應是一條可以走得通之大道。

曾昭承的水墨畫是以丁州一帶海邊漁人的生活為題材，內容頗為充實。他的畫面構圖簡略，有許多瑣碎的不重要的東西，都被刪除了，只剩一些重要的東西如漁網、小舟、漁棚、人物等，但由于相當簡略，故經營位置相當重要，如不得法，反而會產生一種生硬呆板之感。他對於晒着的漁網的描寫，落筆下墨，似乎太重了一點，若能把它描寫得自然一點，即運筆用墨，有重有輕，則對它的結構和形態，當會表現得更自然一些。他的畫面，空白處很多，有時略加點染，頗能表現沙灘的特徵和情趣，也甚符合東方水墨畫的空間概念和佈局原理，若能善加發揮，效果更大。在運筆和用墨方面，也應加注意。

紀德光的油畫風景，也是利用簡化的手法，多少有點像塞尚立體派的分面方法，把景物分解後再重組于畫面上，所以深度減低，使空間趨于二次元化，色彩只有明度的變化，許多顏色，由於和白色混調之故，多已失去了原有的色相及彩度。這種分面

重織的手法，是一種大膽的嘗試，然而對物體方面的原理及色彩的功能，應深入研究和了解，否則便有流于機械式的毛病。

潘國佑的絲印版畫，技法純熟，構圖簡練，是硬邊藝術的一種抽象結構。一般上是以方形為構圖的基礎，方形之內又有方形，正中的方形內則常加入一些點或線條或類似方塊字的造型，藉以打破方形產生過于嚴肅的畫面。在國佑的抽象構圖內，形態和色彩可以說是主要命脈，色彩即空間，空間即形態，三位一體，互相輝映，完全是一種二次元的空間效果。在無可辨認的形象之下，形式即內容，內容即形式，是一種趨于理性的創作。

鍾金鈞的作品，全以現代繪畫的表現手法來創作，不受傳統繪畫材料限制，結構是以格子為本位，空間則以中國繪畫的空間概念為基礎，題材多取自民俗，以反映風俗習慣及傳統文化，並豐富現代繪畫的內容和生命。作品“誕”是以自製紙版及紙漿立體龜糕，互相配合作成。自製紙板，紙面粗糙鬆厚，以凹凸腐蝕鋅版，在兩邊壓出華人傳統大門上的影花及裝在門上的瑞獅頭的圖案，形如淺浮彫。復在中間配上用紙漿鑄成的龜糕，很規則地排着，顏色由紅至黃，作漸次式的變化，與粉紅色的紙版相映成趣，並產生一種雅逸之效果。另一幅“壽”的作品，則以壓克力先把畫面繪成許多方格子，各類紅紫色，相間或漸次式的佈滿整個畫面，然後用鮮艷的青色，在所有的方格內，寫出篆文的百壽全圖，又以小字在方格內寫滿篆文百壽圖，以打破過度字體化的畫面；中間部份則配上十一個紙漿製成的龜糕，排成一個龜的形狀，龜糕的色彩，由紅至黃，作漸次式的變化，和背景的各種紫紅色，鮮青色和土黃色，互相輝映，而產生一種愉快吉祥的氣氛，並象徵長壽。色彩的運用是採用同時對比的色彩學原理，使畫面產生一種振憾現象，格子則含有經緯之意，是宇宙的縮影，空間則講求二次元的正面性，這種字圖合一的構圖手法，可以說是東方繪畫概念的一種展延和發揮，完全是一種以傳統形式來充實現代繪畫的嘗試。

張耐冬的水彩，雖是簡略數筆，但已可以看出他那純熟的技法，洋溢畫面。大自然的物體，經過簡化和取捨之後，構圖便是簡賅，深度減少，而畫面趨于平面化，又因大筆揮寫，不拘小節，豪爽清逸，明快盡致，頗有即興而作的直覺效果。

陳幹逸的水彩風景，在用水用筆及敷色方面，均有相當好的把握，光影的處理，形態的描寫，也有相當好的效果。

伍尚平的油畫，是屬於描寫性的，對自然的光

83年巴生美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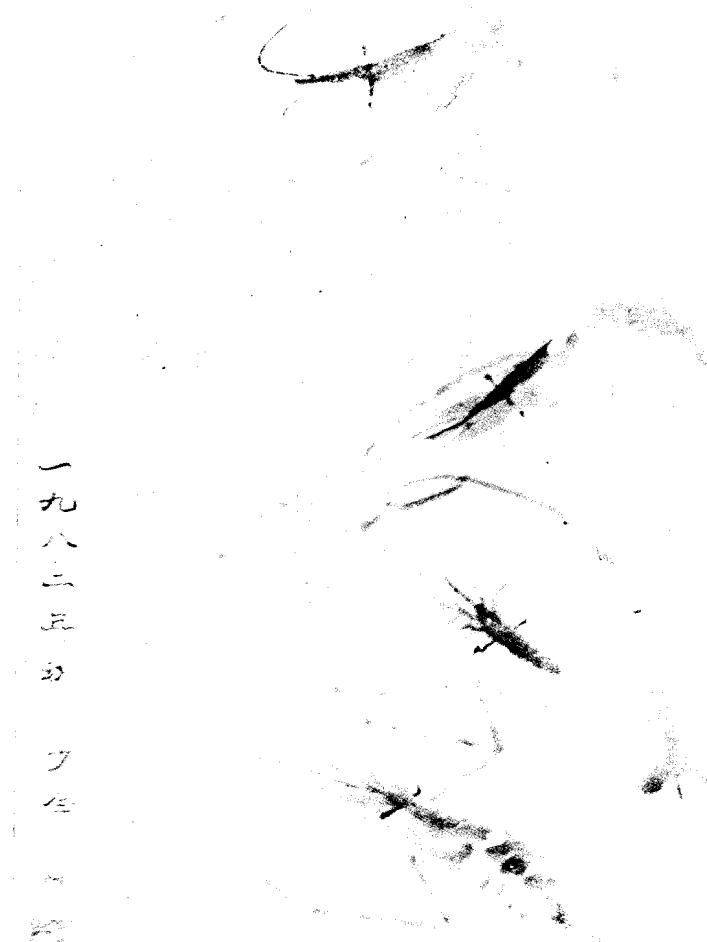
影及景物的造型，特別是樹叢的處理，效果相當好，若能對自然界光影來回反照所產生的色彩交互作用，作深入的探討，並掌握整體的氣氛，則作品的質素，將可更為提高。

謝金聰的油畫，筆者在交件時所看到的是一幅帶有歐陸小城鎮特徵的街景，是以溼描法來描寫的，對基本明暗的捕捉，建築物的穩固結實特質的描繪，都有相當好的掌握，構圖也很穩，只是對光暗互相輝映的色彩的掌握，稍嫌不夠，而削弱了氣氛和空間的效果。

曾金強的風景油畫，用色稀淡，不拘形式，揮洒自如，是抒情之作。（因為只約略看了一下黑白圖片，故在沒有原作參考之下，恕不能多寫）。

龍田詩的版畫和油畫，題材新穎，製作媒介雖不同，內容却是大同小異。參展的腐蝕版畫，從製版至壓印，都有很好的技術控制，效果亦佳。而最有趣的還是他的造型和含義，一幅作品要是沒有充實的內容，便會流于空虛。田詩的作品，不但有生命，還可處處引人入勝。所展出的這幅版畫（見封面）是以咀唇、舌頭、蛋及天空為主題，作垂直的排列，長長的舌頭，帶着下墜的涎沫，極盡所能，向前伸延，貪婪地希望舐到攤開在桌上的蛋，這種處理手法，誇張了垂涎三尺之象，是一種“慾”的表現。唇之背後，出現的是意想不到的藍色天空，飄忽着幾朵雲彩，這種有意故作不合邏輯的畫面安排，是超現實畫派的一種常見表現手法的展延。另一幅油畫作品則以大腿，溶液及絨毛為主題，秀腿從絨毛叢中伸出，向上高揚，頑皮地挑逗着由上下墜的溶液，狀如濃縮的水珠，似帶有彈性的緩緩下墜，大腿周圍，絨毛蓬鬆，隱意極深。形態的描寫及色彩的運用，處處都極盡誇張和渲染“性感”之能事，充分地反映了作者對“性”的幻想的心理狀態，對觀賞者來說，亦能處處引人入勝。

巴生藝協美展將於本年三月廿四至廿九日假吉隆坡精武畫廊展出，結束之後，全部作品，將移至吧生福建會館吧生畫廊繼續展出，日期為四月23日至4月25日止，敬請各位藝術愛好者不要錯過。



一九八二年
五月
廿三

陳金沙

水墨

巴生藝術協會 83年巴生美展



陳金沙

魚·水墨

巴生藝術協會 83年巴生美展



吳耐冬

水彩

巴生藝術協會 83年巴生美展



張耐冬

水彩・無人意更幽

巴生藝術協會 83年巴生美展



謝惠載

油畫

巴生藝術協會

83年巴生美展



謝 惠 載

油畫・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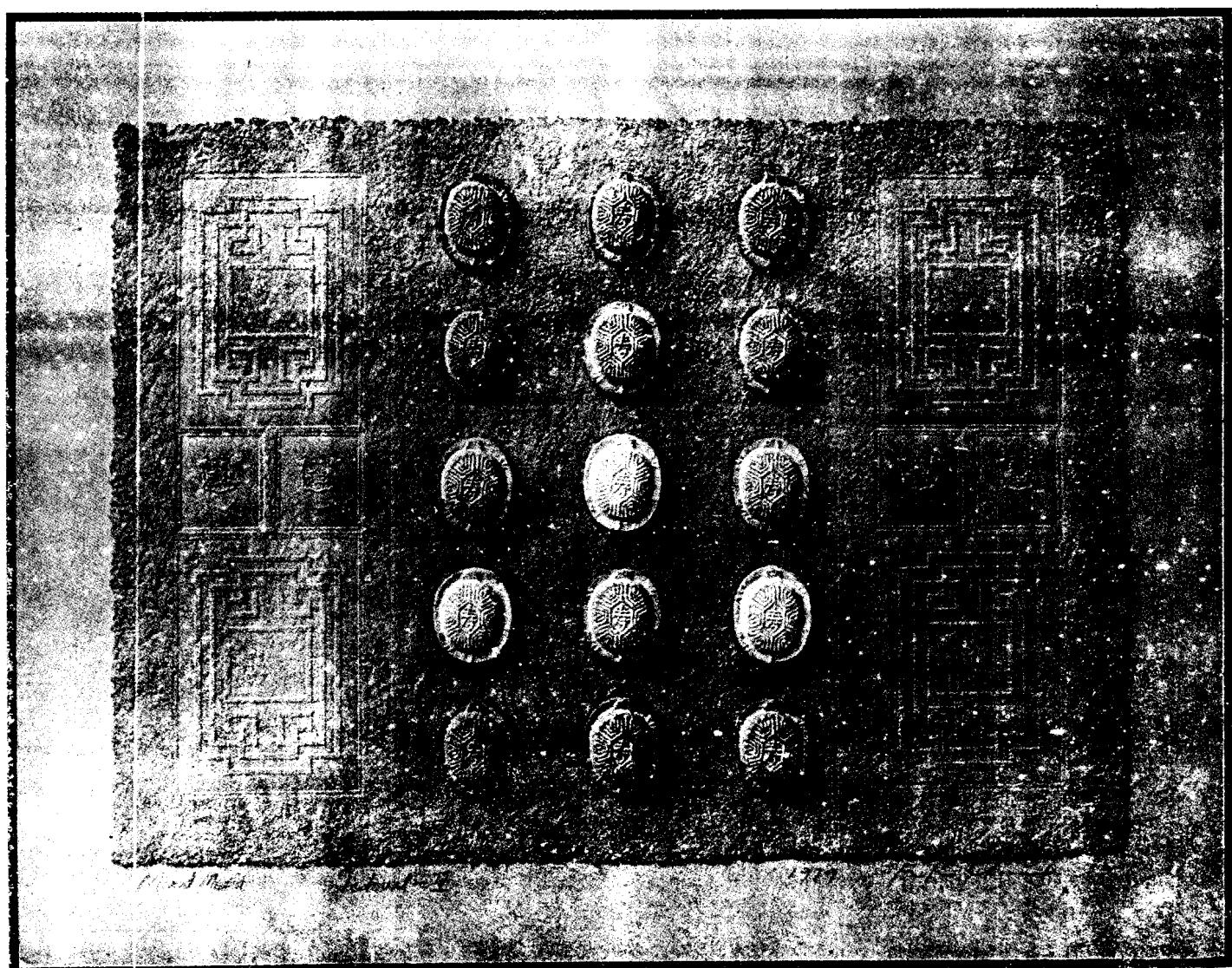
巴生藝術協會 83年巴生美展



會 金 強

油畫・女孩與貓

巴生藝術協會 83年巴生美展



金 鈎

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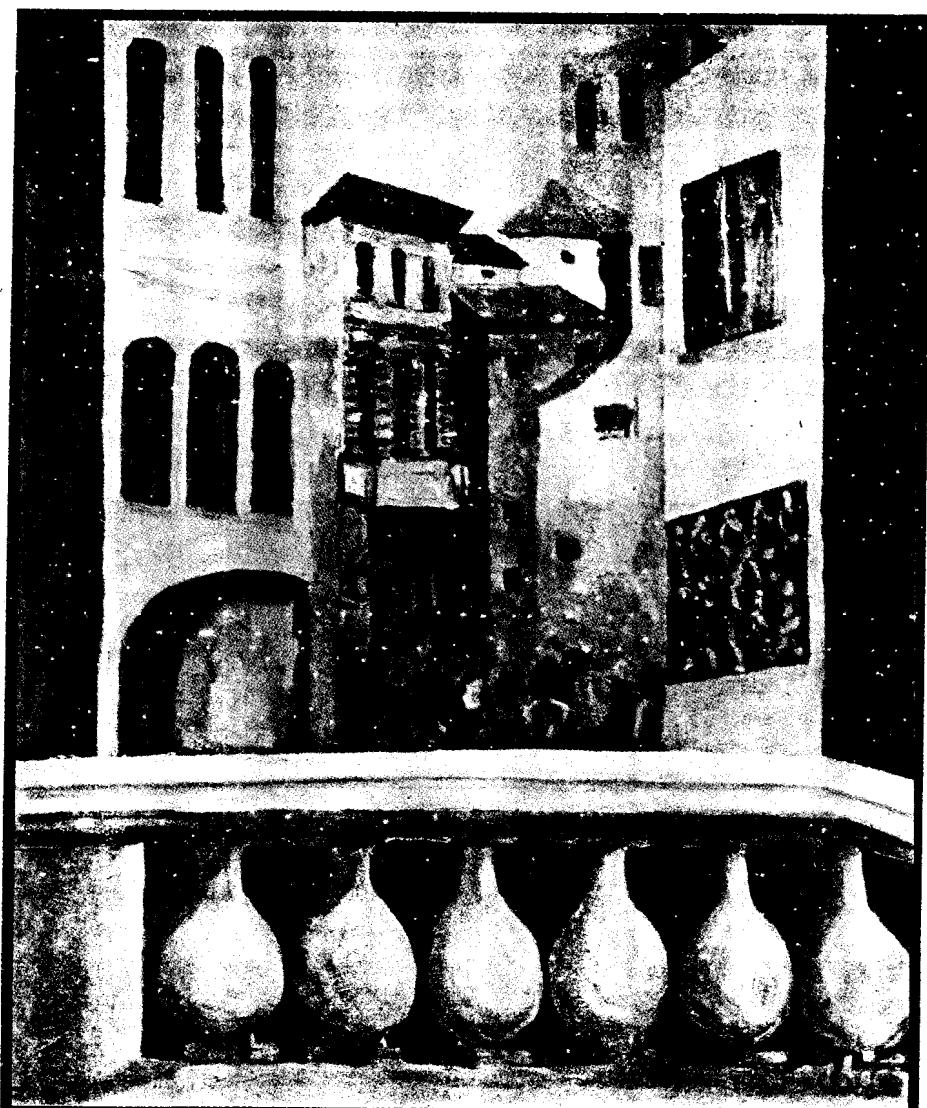
巴生藝術協會 83年巴生美展



譚紹賢

水彩·臺瑪拉亞山下

巴生藝術協會 83年巴生美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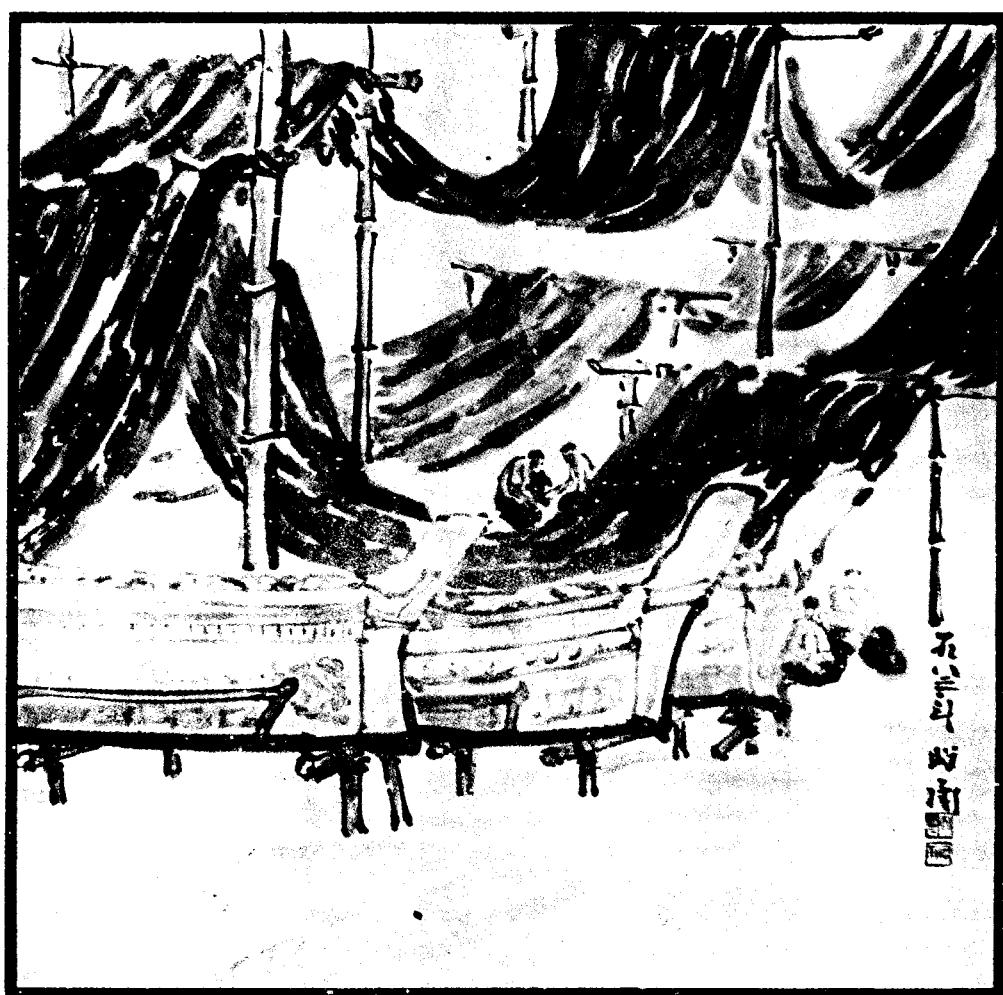


謝金聰

油畫・窗外

83年巴生美展

巴生藝術協會



會 哲 承

水墨·海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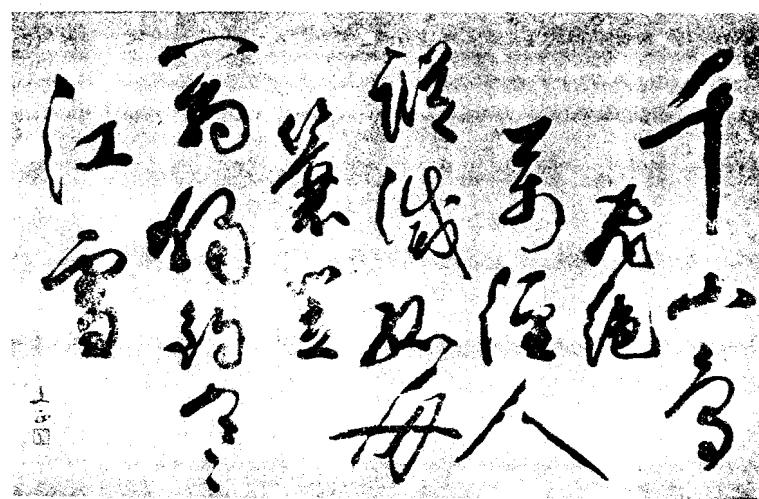
巴生藝術協會 83年巴生美展



會 告 承

水墨·海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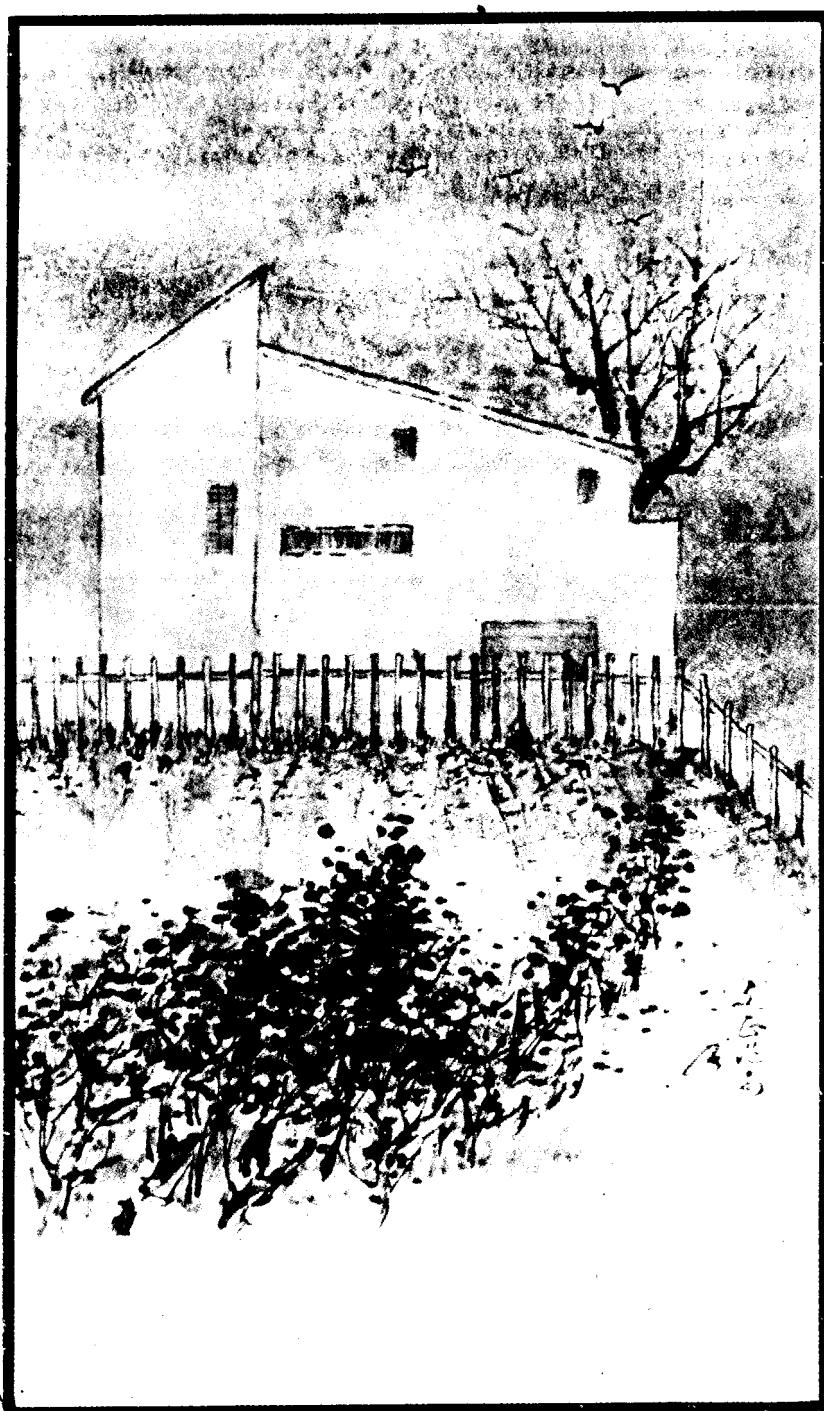
巴生藝術協會 83年巴生美展



吳文正

水墨

巴生藝術協會 83年巴生美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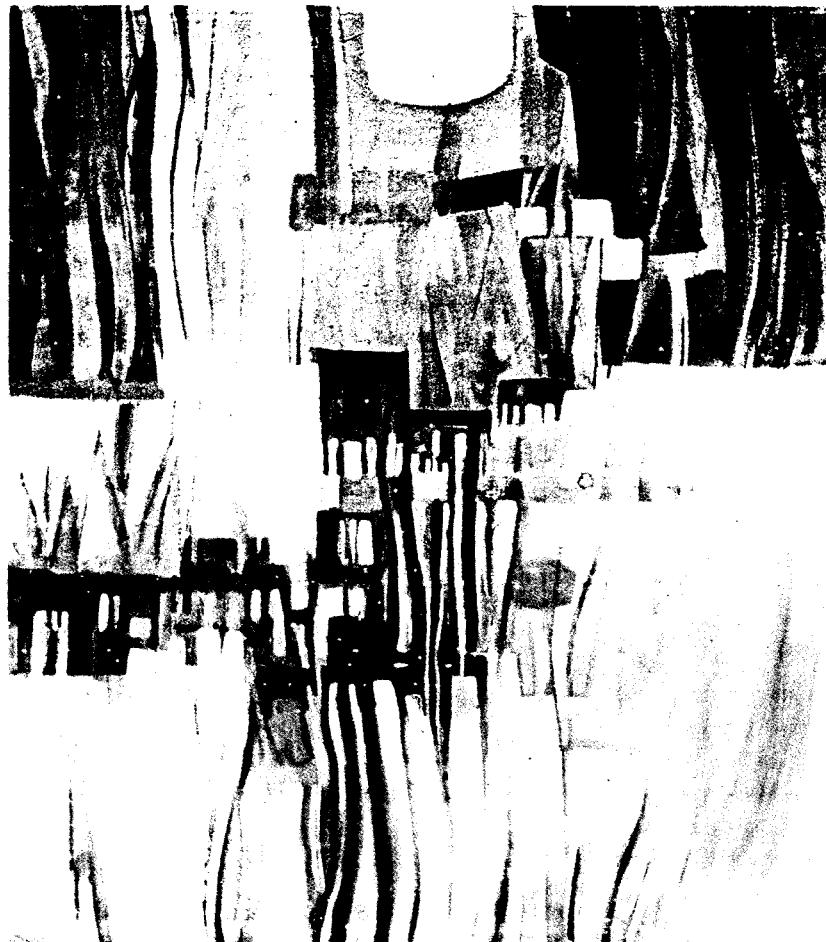
馬來西亞柔佛州
南方學院
馬華文學館

吳文正

夢的編織·水墨

本刊十分希望把你的畫作介紹給讀者，敬請與美術版編輯陳惜耀聯絡

巴生藝術協會 83年巴生美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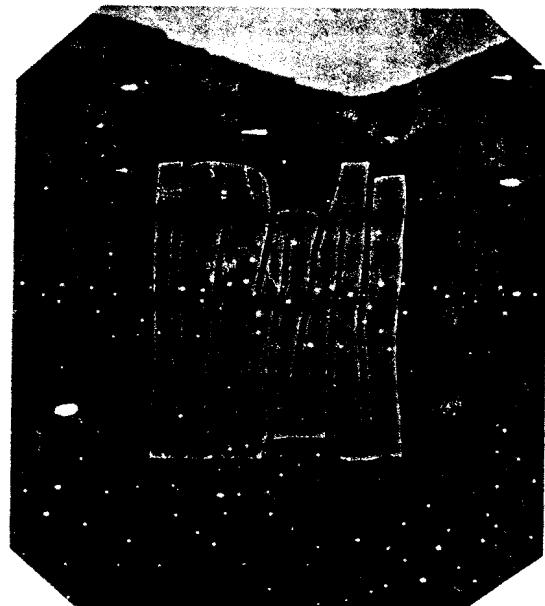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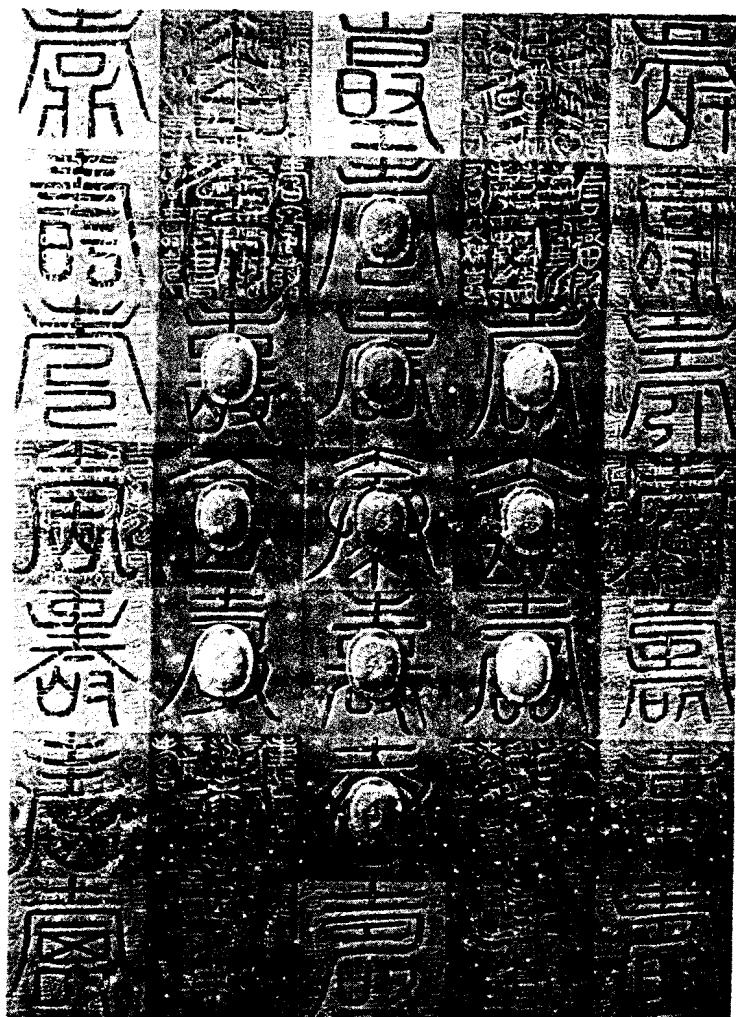
紀德光

油畫・郊野

伍尚平

油畫・漁村





潘國佑 版畫・無題

巴生藝術協會
83年巴生美展

鍾金鈞 化合膠彩・壽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 CHAO FOON MONTHLY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agen penjual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a.